

通志經解



明口 12
卷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六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路王所乘車

○王昭禹曰巾車謂之車則上下所通乘典路謂之路則主於王車

賈氏曰巾車已主王后之五路今此又掌之者以冬官造

車訖以授巾車飾以金玉象之等其王及后所乘者又入

典路別掌之

薛平仲曰玉路之大復有典路以掌之戎車之倅復有車

僕以掌之至於旗常之建司常又纖悉而明辨之成周之

君亦豈略冕服之用而特致意於此哉前乎史官則冕服

蓋有職矣後乎史官而車旗未之掌焉先王錯綜於敘官

之際申嚴於禮典之防尤當於此而有攷

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

書鏡反

項氏曰典路專達王與后之駕說故曰路○鄭鐸曰辨其

名物當乘金玉者不可以乘象木當用以祀賓者不可用
以朝以田○鄭康成曰用謂將有朝祀之事駕之○鄭司
農曰說謂舍車春秋傳曰日中而說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

賈氏曰巾車云玉路以祀此大祭祀則出路鄭云王當乘
之惟出玉路○項氏曰王之玉路后之重翟○王氏曰出路者或乘之或陳之

○項氏曰駕登車說舍車○鄭鏐曰大祭祀大賓客或乘
玉路或乘金路駕之說之僕與趣馬之職此則贊之使各
有其節○太子嘉會曰不說祇朝師田者舉其大以見其餘

大喪大賓客亦如之

王昭禹曰大喪出路非乘車也出所陳之路焉○鄭司農
曰書顧命曰成王崩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
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漢朝

上計律陳屬車於庭故曰大喪大賓客亦如之○王昭禹
曰亦贊駕說

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才用反

鄭康成曰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
亦以華國○賈氏曰惟玉路祭祀之車尊不出○鄭鏐曰攷之巾車以朝以賓以
祀以即戎以田不見乘路以弔之文學者疑之○易氏曰
謂因會同賓客而行弔事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黃氏曰僕主也以僕名官以其主戎萃古主射之官名僕
射

鄭鏐曰乘車必用僕以為御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皆僕馭
王之路者屬於夏官而車僕獨列於此蓋戎僕馭戎路此
則掌戎路之萃萃者副貳之名五路皆有貳貳之數不過

十有二爾戎路乘以即戎之車戎者國之大事尤事之危
進而無繼則是以將卒與敵故戎車副貳尤衆欲其散則
可以圍敵而聚則可以自固是故有廣車而廣車有萃有
闕車而闕車有萃有萃車而萃車有輕車而輕車有
萃萃車既多別設車僕不列於夏官見其不屬於司馬
掌戎路之萃七內反廣古曠反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遺改反
車之萃

鄭康成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戎路王在軍所乘
氏曰此言戎路則中車所云革路○王昭禹曰革路用以即戎故又謂之戎路○黃氏曰萃副也有萃則有元
典路掌之象路木路亦有副惟戎車則置官掌之蓋其施
於戎事者不止一車獨曰路者尊王也○李嘉會曰戎路多萃以倉卒欲備毀折也○
鄭康成曰廣車橫陳之車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
之戎分爲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王昭禹曰宣十二年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然則

車十五乘謂之一廣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鄭鏐曰楚子使潘黨帥游闕四十乘從南蠻也戎車之制如南蠻也戎車之制如南蠻也戎車之制如南蠻也
此宜其抗衡於上國
有萃車之陳○王氏曰萃車蓋輜車之有屏蔽者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
○王昭禹曰孫武書曰馳車千駒又曰輕車先出其側者陳也蓋用之馳敵致利非輕則不能充其位故馳車又謂之輕車

黃氏曰廣闕屏輕其名不同其用亦異鄭康成雖出於意料然考其名義則或是皆在中軍蓋兵家之握機不用則爲王之衛故楚有王族二廣晉有公行齊有二廣啓牢之名皆在中軍○王氏曰此五車皆戎車故各有萃萃隊也各以其萃以其車之卒伍睦焉○王昭禹曰易曰萃聚也聚則有隊矣車僕則并其萃而掌之○
賈氏曰此車僕惟掌五戎之萃其五戎之正不言所掌者中車雖掌正戎之一其下四戎之正亦掌之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

王昭禹曰凡師共革車則師之所用者其車皆以革輓之

○賈氏曰案巾車王所乘惟革路而已即上文戎路是也今此不云革路總云共革車則革車之言所含者多五戎皆是則王雖乘一路四路皆從是優尊所乘也

鄭鍔曰革車亦各有萃所以為不可敗之策

黃氏曰車僕掌萃車共革車則典路之職萃則車僕共之五戎制度雖異皆革車也愚攷六鄉六軍不能備千乘車鄉軍出則以公車充之故車僕掌五戎之萃皆以副王為名居中軍其卒皆鄉兵而乘之者皆官府州鄉之吏射人曰大師今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是也五戎之元典路掌之王所乘康成謂優尊者所乘其說是王雖以戎路即戎及其在軍則無常乘也意密

會同亦如之

鄭鍔曰會同雖乘金路亦共革車文事必有武備也大喪廡革車

鄭康成曰言興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革輕車皆有

焉○賈氏曰王遣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

大射共三乏

賈氏曰乏一名容射人云三獲三容是也以其為革車用皮乏亦用皮故因使為之若然直云大射共乏至於賓射燕射之等亦使共乏矣舉大射尊者而言先鄭讀乏為匱乏之乏者以其矢於侯匱乏不去故也○鄭鍔曰王之大射必張三侯每侯之後必用一乏使持旌告獲之人用此自庇車僕掌車之萃使臨敵者得以自蔽之乏亦使矢之所及者足以自蔽爾因所職掌以明其義猶巾車鳴鈴之義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鄭康成曰司常主王旌旗○鄭鍔曰九旗之名不同大常九旗之一耳不名官曰司旗獨以常名何也旗可以謂之

旂亦可以謂之常郊特性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曰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此指大常而言也而謂之旂豈非旂可以謂之旂乎樂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先儒皆言天子之旌曳地此亦指大常而言也而謂之旌豈非旂亦可以謂之旌乎觀禮曰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旌而立月令曰春載青旂夏載赤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春之青者宜曰旂夏之赤者宜曰旛秋之白者宜曰旂冬之玄者宜曰旒不謂之旌旛旒而謂之旂豈非旂皆可以謂之旂乎行人曰建常九旂建常七旂建常五旂旂則九旂旛則七旂旒則五旂不謂之旂旛旒而謂之常豈非此亦可謂之常乎掌九旗之官特名曰常以行人質之意可知矣昭禹謂王載大常名官曰司常謂取九旗之尊者名之爾然不曰大常而曰司常則知其非指大常言之也

掌九旗之物名

王氏曰旗之物則通帛雜帛之屬

鄭鑄曰指旗上能處龜蛇之類以爲物然通帛之屬雜帛之物

旗無異物九旗之物如戎馬一物曰馬一物之類皆指色以言之

旗之名則旗常旛物之屬自常以下

凡九物而旗居其一謂之九旗猶公侯伯子男謂之諸侯也

各有屬以待國事

黃氏曰司常掌其物名其旗各屬於其官府師都州里而藏之有國事則出而張之不待給歲時共其更旌而已鄭謂屬徽識非王亦爲徽識乎○王昭禹曰國有祭祀師田賓客之事自王而下皆有所建之旗司常掌其物名使其屬視而知所從則以待其所用也

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旛之然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音龜蛇爲旐音北全羽爲旞析羽爲旖

胡仲曰大常王之旗也周以日月為常日往月來未嘗以

止惟其無常可以為常者道也物者事也王所事者道事

所事者事故王所建曰常事所建曰物也○方氏曰司常言設日月者無龍章設龍章者

無日月特牲言龍章而設日月乃與周禮不同此雜記前代之禮

鄭鏐曰九旗各畫物因物以立名胡為日月熊虎鳥隼龜

蛇皆取二物交龍則取一物而通雜帛又皆不取一物邪

嘗讀鄒陽之疏觀交龍驤首之言竊以為交者蛟也若謂

畫龍一升一降則交龍驤首之言非矣以龜蛇鳥隼例而

推之交龍宜作蛟龍亦是二物也通用帛全用帛析其羽

全其羽皆不二物又無取於畫也不用畫則因物以明義

而已

鄭康成曰通帛謂周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鄭鏐曰周人尚赤則

旂之青旗之白旗之黑常之黃不全用赤此通用赤帛爾其他如

可知先儒謂九旗之帛皆用絳失之矣鄭鏐曰以帛相雜者名曰物

易曰物相雜故曰文唯雜衆色故文物為可觀鄭謂以帛

素飾其側白者殷之正色也徒取殷白色以為言一色之

白何足謂之物而彼謂之白素飾側者蓋有疑於用絳之

說亦失之矣○項氏曰通帛以象明辨而守正也雜帛以象事物之為雜也

項氏曰熊虎西方之獸熊毅猛師都謂鄉遂大夫統衆而

為軍將者也以其在國都而成師焉鳥隼南方之物剽銳

而能擊○鄭康成曰鳥隼象其其勇捷也州里則六鄉之羣吏所建也龜蛇北方

之物龜智而蛇果○鄭康成曰龜蛇象其其難辟害也縣鄙則六遂之羣吏所建

也以其同居故謂之里以其在國之鄙故謂之鄙○李嘉

會曰此三物師都鄉遂之官所建以蕃屏扞衛于王

易氏曰王之視朝無非道焉道貴乎渾全故以五采全羽

飾之王之旂田無非事焉事貴乎辨析以五采析羽飾之

○鄭康成曰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旌旒之上所謂注

陳三吉

是小旗道車游車所載不乘大旗而插小旗

○李嘉會曰旗者
與民相期集也

畫鳥隼者名曰旗旗之

有所旌別也立名不一故取義不同

古而然八陣圖之四魁八尾亦此法也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

之用正掌於治兵之官而司常無所用贊至於大閱其事

繁矣辨鼓鐸之用則如振旅辨號名之用則如茆舍辨旗物之用則如治兵故司常贊司馬以頒之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

鄭康成曰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

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

黃氏曰孤四命卿六命言孤卿自中大夫以上皆建旌

氏曰師都則孤卿也於其事上謂之孤卿於其治衆謂之師都於其治軍又謂之軍吏○鄭康成曰孤卿不畫言奉

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

○黃氏曰雜帛爲物必有以爲大夫士之別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

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

遂之官互約言之

○賈氏曰州是鄉之官里與縣鄙是遂之官故總言鄉遂之官云互言者遂之里是下士得與鄉之州中大夫同建旗鄉之閭亦得與遂之縣同建旒遂之鄙得與縣同建旗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旒是互也言約者鄉之族上從黨同建旗比上從閭同建旒遂之鄉上從鄙同建旒鄉上從

里同建旗是約也但族師已下并鄉師已下皆是士官雖與在上大夫同建其制數則短當三刀已下

黃氏曰司常國容司馬軍容軍容不免少有屈伸恐其遂以厭國容也故使司常贊司馬於其入也盡反其舊焉九旗以爵秩尊卑職守內外爲序謂之建常所建也師都六鄉六遂長官也大司徒遂人致民皆有旗鄉二千五百人爲師故謂之師遂自九夫爲井至四縣爲都井法成焉故遂謂之都五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不曰軍而曰師遂官皆下於鄉官一等鄭謂鄉遂大夫非也鄉遂大夫皆不與於軍師之事其職可攷鄉自州而登爲鄉故州里別見遂自縣而登爲遂故縣鄙別見道車象路旂車木路巾車象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王行於道乘象路則載旒有所遊觀則載旌皆非其所常建也故謂之載凡此皆國容也

鄭鍔曰軍旅之中所以一人之目者旗物也春官之司常與夏官之大司馬或頒之或辨之職雖不同所以一軍旅之目則一而已然王與諸侯或建或載不出乎大常與旂至於旛則孤卿建之矣師都又載之物則大夫士建之矣鄉遂又載之旗則師都建之矣軍吏又載之旛則州里建之矣百官又載之旛則縣鄙建之矣郊野又載之變易不常何以一人之目邪余以為司常所頒者冬之大閱也司馬所辨者秋之治兵也秋冬所教各不同則旗物所用宜不一蓋兵事多變應變不一則教之之術不可以不多變故秋而治兵用旗物則異乎冬冬而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使民於秋已知其一於冬又知其一秋冬所用各不同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上有徽識被於身旗物不同則徽識不同仰視其旗俯觀其徽雖百戰而不亂奚

患其不知所從乎又曰秋冬異教則旗物異用凡有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載之官吏互不一其說果可攷乎余以為凡教民者欲其易知耳軍吏也孤卿也師都也三者不同名攷其實則皆孤卿而已平日為孤卿有事則命為軍將所謂軍將者非軍吏乎在朝為孤卿食采皆在師都所謂師都者非孤卿乎孤卿可以謂之軍吏又可以謂之師都故所互建者旗也旛也所迭載者亦旗也旛也或曰軍吏或曰師都不過皆孤卿耳人習知其孤卿豈不易知哉鄉遂也大夫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四者不同名攷其實皆大夫士而已判而言之則曰大夫曰士合而言之則曰百官鄉則有州遂則有里曰鄉遂者總名也曰州里者各舉其一以名之其實則鄉遂也鄉遂州里之官皆大夫士為之為大夫士者乃所謂官也故所互建者物

也旌也所迭載者亦物也旌也或曰鄉遂或曰州里或曰百官不過皆大夫士耳人習知其爲大夫士豈不易知哉郊里也縣鄙也二者不同名攷其實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餘地與夫封王子弟之餘地謂之公邑亦謂之閒田自其地言之名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言之名曰縣鄙夫公邑閒田之地旣名郊野又名縣鄙何也蓋是田邑也有在六遂之縣者有在采地之縣者康成所謂一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者謂此地爾故所互建者旌也所迭載者亦旌也或曰郊野或曰縣鄙不過皆公邑之吏耳人習知其公邑之吏豈不易知哉且夫周禮王畿之內官吏之衆大抵有三節曰朝廷之孤卿尹鄉遂之士大夫耳公邑閒田之羣吏耳民於每歲治兵大閱之時見聞習熟安其教訓一旦有軍事仰視其旗雖異其人易識安得不如子弟之衛

父兄手足之捍頭目邪

道車載旌旂車載旌

賈氏曰道車巾車象路也以朝朝所以行道故以象路爲道車但在朝則建大赤今以朝夕燕出入則建旌也旂車巾車木路以田是旂樂之所故以旂車爲木路但正田獵建大麾今小小田獵及巡行縣鄙則建旌也○鄭康成曰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王氏曰旌旌言載在車故也自旌以上言建則凡祭祀會同賓客建焉不必在車觀禮所謂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皆就其旂而立是也賈氏曰此九旗總爲大閱而言其道車旂車非爲軍事也○鄭鍔曰大閱之時王乘戎路而建大常象路木路從焉所載者旌旌與旌當是之時王路金路不出於此但言道車旂車也○黃氏說見孤卿建旌下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賈氏曰上言旌旗之大此言其細者○鄭鍔曰或謂上言九旗皆有屬此言皆畫其象何邪余以爲象言徽識之象徽識謂之屬所以題別衆臣使之知所繫屬而不散也蓋畫象之說皆謂交龍龜蛇鳥隼熊虎凡著於旗者皆有畫也旣畫於旗之上以爲指麾又畫於人之身以爲徽識也若夫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形可畫也事與名號如之何其畫邪官府州里與家各畫其物之形乃書其事與名號若曰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杜子春云畫當爲書其說可取

鄭康成曰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觀禮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王昭禹曰官府則畫六官象其所掌之事而書之

○項氏曰若治官則象治官之

事勢官則象

州里則畫州里之名象其官名而書之

○項氏曰若鄉則象其鄉

之名遂則象

家則象其家邑之官象其美稱之號而書之

○項氏曰

大夫之食邑各

事以其所治言民以其所命言號以其名之美

稱言○王氏曰官府異事所畫象其事則足以相別州里及家無異事故於畫象其名號以別之

薛氏曰司馬辨號名之用有六而此所言者有三司馬分言之司常總言之耳且司馬謂帥以門名又曰百官各象其事即此所謂官府各象其事家以號名即此所謂家各象其號都鄙各以其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即此所謂州里各象其名也

凡祭祀各建其旗

項氏曰凡祭祀各建其旗所以屬衆王則建大常諸侯助祭者百官執事者各有之

○鄭鍔曰王祀天乘玉路所建者大常今言各建其旗則四路皆從明矣○李嘉會曰以王推

之則諸侯建旂孤卿建
壇大夫建物皆可知矣

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鄭康成曰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巡守兵車之會王乘
戎路皆建大常○王氏曰會同賓客各建其旗者衆之所
會使各視旗而知所從焉

○鄭鏐曰賓客會同則乘金路亦各建其旗
言亦如祭祀之時則革路木路亦從明矣

易氏曰祭祀在郊廟無事乎旌門之置會同賓客在國外
及方岳之下則旌門之置乃所以爲王者營衛之儀掌舍
云爲帷宮設旌門設旌於帷宮之門則會同賓客之在外
者可知也

○鄭鏐曰王爲帷宮以暫止焉
則置旌爲所以表王之所在也

○王氏曰置旌門則置之
而已於是掌舍受而設焉

大喪共銘旌

鄭康成曰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
建窆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賈氏曰在廟陳時以窆旌建於遣車之上及葬入壙亦建

之○鄭康成曰葬云建
之則行窆車解說之

○易氏曰巾車飾其車而司常建其旌也

○賈氏曰使人
各執旌也

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

○鄭康成曰
反弊世

賈氏曰當大司馬致衆之時司常建之此言爲及致而設
也○王氏曰置者植之弊者仆之○鄭鏐曰軍旅之事用
旌旗以指麾則掌建之始焉置之以致民使來終焉弊之
以誅後至皆司常所掌也

甸亦如之

鄭鏐曰田獵無異軍旅或置或弊宜不異矣

凡射共獲旌

鄭康成曰獲旌獲者所持旌

○賈氏曰謂若大射服不氏唱
獲所持之旌三侯皆有獲旌也

鄭鏐曰射必用獲以旌明其中

四書集注
卷之十一
歲時共更旌

賈氏曰受官旌旗用之者歲之四時來換易則司常取彼之舊與此之新○易氏曰與巾車歲時更續之義同○鄭

鐸曰不曰旗而曰旌泛而言之旌旗一而已矣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王氏詳說曰三等采地或謂之都鄙即太宰所司以八則待都鄙之治是已或謂之稍縣都即載師所謂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大都之田任置地是已或謂之師都即司常所謂師都載旗是已或謂之家即司常所謂家各象其號是已或謂之都家即此所謂都宗人家宗人是已

易氏曰凡典禮者謂之宗在虞氏則秩宗在周人則為大

小宗伯皆所以典天神人鬼地示之三禮也天子有宗伯諸侯有宗人春秋躋僖公而夏父弗忌為宗人此諸侯之宗人而都家謂之內諸侯亦有宗人焉都宗人家宗人是已

○薛平仲曰禮之漸莫重於爵爵之漸莫重於祭春官之立始以宗伯掌建邦天神人鬼地示之禮終以宗人掌都家祭祀之禮一皆以宗名官者其事有終於此

陳君舉曰案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家之禮都司馬家司馬

今都家之衆都士家士治都家之獄凡此者以地理隔脉

去王城甚遠故特設此官於縣都之中以統臨之而屬於

內官非謂此為采地之官與鄉遂異制也○孫氏曰分畿內而為

而不得專其政故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順其神於是有都宗人以掌其祭祀焉二曰法則以馭其官於是有所謂則以掌其法則焉八曰田役以馭其衆於是有所謂司馬家司馬以掌其兵甲焉至於刑獄之事無不聽之○王朝者都士家士雖已闕而方士三月上獄訟於國比諸士掌四方之獄訟有治於士者造焉有亂獄斯往成之則有問矣記曰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是亦自合於上之舊內諸侯不過祿田不容襲其地專擅其政

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鄭鐸曰大都小都不出王畿之內其所封者乃王之子弟

與公卿也其地域有山川及因國無主後者爲之長者所當祭也況又立其祖所自出之廟則其祭禮尤嚴立都家人以掌其都之祭祀之禮使其舉之不敢廢也非所當祭者不敢僭也大宰有八則以馭之曰祭祀以馭其神又專立一官以掌其禮彼安敢有過差哉

王氏詳說曰致福之事見於天官膳夫又見於祭僕都家宗人夫膳夫祭僕既云致福而此又言者蓋祭祀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上賜禽于下則下致福于上然致福者宗人也展宗人之致福而受之於膳夫者祭僕也受祭僕之致福而獻之於王者膳夫也○本于意祭會曰必致福于國者皆所以導人心之正至面以全其愛君之念

正都禮與其服

王昭禹曰禮以定尊卑別貴賤辨親疎而明分守而僭亂

之生其微常起於衣服之間則正都禮與其服不可緩也

○鄭鍔曰所謂正者與其他所正之禮服異乃奉祭之服爲有祖廟之嫌耳

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墳

鄭鍔曰郊有羣神之兆則有壇墳之制國有寇戎之變固

所當保也○鄭康成曰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王氏曰以其掌都祭祀之禮故

使與小祝保神墳之在外者小祝言保郊此言保神之墳

相備也○本于意祭會曰欲羣神之無警動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

賈氏曰都宗人是王家之官王命使禱祠是都內之事令

令都內之有司有事於神者

既祭反命于國

鄭康成曰祭謂報塞也反命還白王○王昭禹曰祭之命

上所出既祭反命于國則逆祀命者無有也○王氏曰民祭反命于國則雖非國

故禱祠亦必命之祭然後祭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鄭康成曰家謂大夫所食采邑

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

鄭康成曰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鄭康成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賈氏曰禱祠反命則與都宗人既祭反命同祭亦如之是禱祠訖王更命祭祭訖亦反命都宗人亦有此法文不具耳

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鄭康成曰掌亦正也○鄭鍔曰都宗人不言宮室車旗之

禁令獨此言之者大宰有八則以馭都鄙有家之大夫室車旗之從其命數非八則之所馭不可以不正也

易氏曰揚雄曰節莫大於僭僭莫大於祭先王設都家宗人之官杜僭亂之原別嫌疑之漸其制禮之深意實寓乎此也

○李嘉會曰禁令與政令不同蓋衣服宮室之制甚嚴觀都人士之詩可見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

劉執中曰神士謂明神理而仕者○薛平仲曰六典敘官未有無所命名而列之於數者特禮官之末有所謂凡以神士者以官焉謂之神士者不出於巫祝之間先王何爲特諄復於此哉嘗觀周家五禮之制以事鬼神示爲先六樂之作亦以事鬼神示爲首先王之敬鬼神示者如是人之以有能以致天神人鬼地示者要必選掄搜訪其藝必有以通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者然後居之則仕進之貴

賤而藝能之疎密可攷矣

鄭鑄曰周家鄉舉里選之法三歲與鄉里之賢能其次有府史胥徒及庶人之在官入仕之路清矣今乃有以神入仕之人何邪蓋先王之於國則憂其有凶荒於民則慮其有喪以爲幽冥之中有神者主之神之與位非人人所能知也必有精爽不攜貳之人齋肅中正有上下比義之知有光明宣通之聖有光照之明聽徹之聰者或足以猶鬼神示之居而辨其名與其物者矣由是設爲八仕之途使由此以進然後使之掌日星辰之法○李嘉會曰男巫巫無數先王既已言之今又言之恐神附人如神降于莘之類得以惑亂其民神仕之人又非男巫比雖藝之小者亦收之如藝人之歸于掌樂

鄭康成曰藝謂禮樂射御書數高者爲上士次之爲中士又次之爲下士○王昭禹曰所謂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皆以其精於藝者爲之也

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

鄭康成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示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賈氏曰神有衆寡多少或居方爲之或句曲爲之也○薛氏曰日月星辰謂之三辰日陽也月陰也星辰亦有陰陽焉陰陽之氣有消息盈虛之

理而三辰之法未嘗不由之三辰之數有升降出入往來之變而鬼神示之居未嘗不從之推陰陽而攷三辰觀三辰以居鬼神示非知幽明之故不能也傳曰大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故知三統之合於三辰也日合於天統則天神可得而猶其居月合於地統則地示可得而猶其居星辰合於人統則人鬼可得而猶其居

○易氏曰天神位乎上其居爲陽即日合天統之法而圖之地示位乎下其居爲陰即日合地統之法而圖之人鬼位乎陰陽之間即并合人統之法而圖之大司樂云黃鍾爲宮而天神降臨鍾爲宮而地示出黃鍾爲宮而人鬼可禮此即三辰合三統之義猶之之法則神士者之所掌其法雖不可見大要壇場廟社左右前後各從其類而已

故小宗伯位宗廟於陽之左猶日之生於東也位社稷於陰之右猶月之生於西也兆五帝四望四類各於其郊猶星辰之躔次也神仕者特能三辰之法猶其居而已建其位非宗伯不可也○王氏詳說曰楚昭王問於觀射父而及重黎絕地天通之事射父所對詳矣大約以謂占之所謂巫覡者以民之

精爽不攜貳又能齋肅中正者為之使之處位次主是知凡以神仕者
巫覡之類也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豈非制神之處位次主乎

○王昭禹

曰鬼神示雖幽深然皆麗乎陰陽不能無所居也辨其名
則所命之名也辨其物則其色之物也

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物彫眉秘反

鄭康成曰天人陽也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

而祭地祇物彫所以順其人與物也百物之神曰彫春秋

傳曰螭彫魍魎○賈氏曰左傳宣三年服氏注曰螭山神獸形魍魎怪物魍魎木
石之怪文公十八年注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噴虎或曰魍
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
賈氏義與鄭異鄭以螭彫為一物故云百物之神○薛氏曰致天神而人

主與之荀卿所謂郊則并百王於上而祭之是已郊天合

百王則郊地合物彫宜矣鄭氏謂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經

無據○黃氏曰是必有推候之法可睹之實至漢郊祀猶

候神先下天子望拜則司樂六變天神降八變地示出九

變人鬼格非無其事

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杜氏曰禴除也○王昭禹曰致天神人鬼地示物彫而祭

之者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故也禴所以會之則欲在

天者無凶荒在人者無札喪

總論宗伯官屬

易氏曰春官設屬最有統紀所典之禮五禮為先五禮之

中吉禮為本是蓋天秩天敘自然之理觀大宗伯其用亦

博矣實以天神人鬼地示為主然後小宗伯為之建國之

神位肆師為之立國祀之禮而五禮從之自其設屬而言

雖五禮之用為不同莫先於祭祀之禮於是因禮事之緩

急而為職掌之先後祭祀始於裸而告時告備之禮行焉

故鬱人先之鬯人次之雞人次之尊彝凡筵瑞玉命服之

官又次之以至内外祭祀無不畢舉而凶禮為謹終之事

此冢墓職喪所以居五禮之末掌禮之職至此詳且備矣
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又自大司樂以至司干凡二十職皆
列於禮官之次蓋聖人制禮所以檢梏人心而歸之於中
使之周旋鼓舞於聲容之間而至敬存焉是樂之爲用皆
所以輔成乎是禮者也然禮者理也所以經理斯世者苟
有一毫之不盡亦不足以爲禮之至又自大卜而下皆卜
筮之事大祝而下皆筮祝之事大史而下皆紀策書之事
是雖文爲制度之末而天秩天敘實寓其間聖人率是而
行之始於宮庭達於天下其道甚大百物不廢復以神仕
者終焉寧非吉禮爲五禮之本乎

陳及之曰六官中惟春官典禮職事無可疑者然司服掌
外朝之服當與內司服並建在天官典瑞玉器之藏當與
掌節並建在地官司常巾車典路亦當在夏官今並列於

春官者以禮儀等級降殺升降所係故典禮者亦併掌之

總論春官典禮樂之職

黃氏曰右春官之屬凡七十自大宗伯至職喪爲一節自
大司樂至司干爲一節自大卜至御史爲一節自巾車至
凡以神士者爲一節其脉理之聯絡固已詳言於前矣或
曰先王於禮樂至矣然要其分職帥屬之意猶有斯民不
與焉者何哉嘗觀諸教官之屬分爲鄉遂而鄉遂之民凡
關於禮樂之事者莫不纖悉以及之則禮樂因民達之天
下矣及夫見諸朝廷行諸郊社宗廟百官有司之奉承典
章文物之藩飾固有嚴之於上者而安上治民之功移風
易俗之本則已潛乎默運於事物之表矣不然宗伯司樂
何爲皆以諧萬民爲功而正月之吉特不垂象者豈非感
化之妙在彼而不在此耶

卿大夫士總數五百九十有四人

卿十有三人

中大夫五人

下大夫四十有八人

上士四十有九人

中士二百有六人

下士二百七十有二人

周有六卿兼三孤而為九此言周官卿數之定論也今攷於經六卿既各分職矣而國之六卿且有六焉后之六宮則又倍焉蓋周之卿於是乎凡二十有四人矣夫為卿若是之眾而言者則曰六卿九卿何哉蓋係之六典則曰六卿居於九室則曰九卿然事固有非數者之所能盡間見於六卿六宮者不可得而略焉是皆屬乎六典之中矣先王任人之道亦豈拘拘焉限於其數而不求以集天下之治哉宜卿不嫌於眾矣○愚案說已見卿老下

府史胥徒工之數二千五百十有四人

府百有八人

史二百七十有一人

胥百九十有一人

徒千八百有四十人

工百有四人

周官府史之數凡府一人而史必倍之此其例也惟春官之府史則有不然者或府之人多於史之數而史之數或等於府之人大略為史者實簡焉此其故何哉意者先王禮樂之具固府藏之所當謹而禮樂之妙非文史之所能載故文書調度之可及者殆非制作之深意法而不說之精微固有在彼而不在此也彼御史之史百有二十人而史又居於府之上者此變例也蓋所以掌贊書者有非一端

女奚之數百有二十人

女二十有四人

不命之官凡四

守祧奄八人

男巫無數

女巫無數

凡以神士者無數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七
夏官司馬上

薛平仲曰春官掌禮所以爲厚天下之仁禮不足而後政及之所以爲正天下之義仁以起天下不忍不由禮之心義以制天下不敢不由禮之心政典所以有法於夏○鄭鐸南方之時萬物相見之地於五事爲禮夏官掌政欲見政出於禮之意○賈氏曰夏整萬物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以平諸侯正天下故曰統六師平邦國

王昭禹曰馬者甲兵之具王政所重故自夏官卿一人至中士十有六人皆以司馬名官○李景齊曰政莫大於軍軍旅之事以馬爲急大司馬之職雖不言及於馬以

名官觀之其意默寓若夫馬實校人園師之類屬於夏官者馬政之詳可覆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鄭鐸曰注謂政者正也上之所以正下也夏官獨謂政官

司馬有九法九伐之制所以正其不正斯可謂之政矣王者之於邦國欲使各得其平司馬佐之以政則平也易矣然政以平邦國治職亦以平邦國何也治出於大宰則平之以道政掌於司馬則平之以政治典則平於順治之前政典則平於叛違之後○呂氏曰自夏后氏命伯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者非政獨或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爲始有所施是政之所從出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爲政之大又不待論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王者用師之本旨持爲邦國之不平者設耳

孫氏曰不曰掌邦兵而曰掌邦政政脩則兵可不試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

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二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黃氏曰司馬置屬與五官稍異小司馬而下有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輿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卒軍司馬兼掌之軍司馬如天官宰夫地官鄉師以軍名官其職可知○易氏曰

千上鄭輿師受一命之服晉享太卿千諸圖輿受一命之服所謂輿者車也晉作三行以禦其後晉中行穆子與無終及尋欲戰于太原毀車爲行所謂行者徒也成周師田之法險野徒爲主易野車爲主於其設○李嘉會曰自小司馬以下皆不見其職掌豈用兵之時他官兼權故職不見邪抑兵事尚密不當載之書邪二者皆是也先王不以兵機示天下五官治教禮刑事法無不著惟兵法不傳後世司馬法與孫吳尉繚等兼著皆先王所未有○陳君舉曰儀禮闕軍禮蓋司馬法即古軍禮也古者百五十五篇今亡其百

六十
周禮言義卷四十七
五十篇以其有者求之必非衰世權謀變詐者所能爲
而謂之司馬穰苴兵法非也

賈氏曰諸官皆云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獨此
言史胥徒多者司馬大總軍軍事尚嚴特須監察故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
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有五
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
史胥十人徒百人

薛平仲曰周官序官之例未嘗有序事之法惟司馬所載
制軍之事爲詳而後官屬之緩急始次第而舉豈非兵者
國之大事政典所用以平邦國者其規畫固當蚤正歟自
調民之法立民之從事於軍者勞逸出入之相權而力

有餘矣於是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有不容損益者自制
軍之數立國之有軍者內外輕重之相制而勢可得合矣
於是王六軍以至小國一軍有降殺之踰陪焉軍有定制
帥其軍者非威令素孚不行也於是大爲之將而將皆命
卿小爲之長而長皆上士有以定尊卑上下之志焉軍有
帥則文移之往來政令之征召有不可略於是一軍則二
府六史十胥百徒有以爲文書調度之備焉舉軍政之要
莫先斯四者先王規畫實爲之井井繩繩而不紊觀敘事
之法可攷

黃氏曰凡制軍謂有征行之事則制之縣師所謂受法于
司馬以作其衆庶鄉遂各爲一軍而都鄙不與及制軍或
取於鄉或取於遂或取於都鄙或徵兵諸侯所謂及師太
合軍是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多則增隸孟津之會諸侯

八百猶六師耳泰誓王乃大巡六師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平居民籍足充其數非天子命伐有司馬之法未嘗作軍也魯作三軍春秋譏之侯伯專徵兵諸侯亦分屬于其軍城濮之戰楚爲三軍陳蔡屬右軍衛屬左軍蓋古法自軍將以下爵秩與鄉官同諸儒遂謂皆六鄉之吏非也伍兩卒旅師軍於鄉爲比閭族黨州鄉於遂爲鄰里鄼鄙縣遂遂之爵秩遞降於鄉一等邦國都鄙亦有鄉有遂其爵秩亦當有高下及在軍皆陞之使與六鄉等大抵軍吏無小大皆主號令當使其人尊敬之二十五人之長爵中士意可見藝祖階級之法與三代暗合伍皆有長不必盡有爵以此見不皆爲六鄉比長疏謂衆多官卑略而不言非也五人之長號令狹雖無爵可也衆多不置則或然官卑略而不言則不

李嘉會曰先王兵制自五人以上必用命士一人爲之長至二千五百人則用中大夫故一軍之間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百二十五人中士五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既是士大夫命士如此之多故各自愛不致冒昧邀功以自傷所以古者兵敗止曰敗績不至甚斬首也後世止以首級爲貴可傷也伍皆有長不曰下士而曰長長則功罪皆有所歸

薛平仲曰軍將命卿其來尚矣啓於甘之戰乃召六卿常武之詩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皆以卿而帥軍也經謂軍將命卿說者以爲天地四時六官之六卿今攷六官中特司馬掌兵餘卿無與雖田役軍旅之事互見六官然特爲治事條目云耳初非爲軍將卿大夫掌六鄉之政教禁令序官則曰卿大夫每鄉卿一人則卿大

夫亦謂之卿先王於六鄉之中設爲六卿亦於六軍之中設爲六將無事之時總萬二千五百家爲之長有事之際又總萬二千五百人爲之將帥此六軍之將則六鄉之卿非特此也以六鄉言之自五家之比積而至於萬二千五百家之鄉以六軍言之自五人之伍積而至於萬二千五百人之軍亦猶是耳五家比長以下士爲之五人之伍其長亦下士則伍長者即向之比長二十五家閭胥以中士爲之二十五人之兩其司馬亦中士則兩司馬即向之閭胥百家之旅師以上士百人之卒其長亦上士百家之黨正爲下大夫五百人之旅師亦下大夫二千五百家之州長爲中大夫二千五百人之師帥亦中大夫然則軍將之命即向之鄉大夫明矣惟鄉之政教禁令素行於無事之時而斯民之觀感甚深服從甚久一旦起而爲軍而將軍者

又前日之鄉大夫則前日觀感服從之人皆爲今日死節犯難之事鄭氏謂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使兼官焉謂六鄉之吏兼官可也何爲復曰置選於六官彼蓋無一定之見豈知成周之時六鄉六軍之無異官乎晉悼公時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司馬使訓卒乘注以爲軍將皆命卿猶有先王之遺意

愚按此說以軍將爲鄉之卿固然謂命卿非王朝之卿恐未然古者畿兵不出境若以王朝六卿兼掌六鄉之軍何害至邦國之軍王制謂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一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經以二卿皆命於君者注以爲誤則命卿者非是命卿不使之將欲爲將者皆出於

天子所命之卿以見兵制雖備於邦國兵權不屬於私人此是聖人統御諸侯防患之深意

總論調兵

愚按天子諸侯兵制已見司馬序官惟周家起民爲兵之制散見於經傳周禮亦無明說說家注解雜見於司徒司馬今併類聚于司馬序官云其一小司徒大司馬所謂可任者家三人二人者也其二小司徒所謂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其三漢志司馬法所謂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者其四鄭氏注小司徒引司馬法成十百井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者

陳君舉曰司馬法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出馬一匹牛三頭是爲匹馬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謂之乘馬

然則小司徒所制大約民數以中家計之二家有十二人可任用者五人一井八家四十八人可任用者二十人司馬法謂甸出七十五人者蓋於一甸六十四井之中五百十有二家之內一千二百八十人可任用者擇七十五人備征伐籍於司馬

○陳及之曰班固漢志謂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是爲萬乘之王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夫耕者五百一十二萬家以此夫家之衆而供萬乘之賦蓋七家賦一兵則是甸出七十五人亦七家賦一兵如司馬法之言無疑列國之賦皆同此數

王氏詳說曰車一乘合士卒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爲一車之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凡三卒四乘三旅爲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六軍而車千乘此車人參兩以相糾聯之法

愚按司馬法天子地方千里出車萬乘今六鄉之車已

及千乘總玉畿之內可具萬乘而有都鄙采地天子六軍出於六鄉故千乘因是推之諸侯三軍止及三萬七千五百人有車五百乘司馬法云千乘者亦此意也故說者謂五百乘三鄉所出千乘闔境所出

陳君舉曰司馬法又曰井十爲通通爲疋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與前數差錯者前言總籍民兵今言謂發民兵前言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今言井十爲通促零就整以什起數耳田制以八家爲井起算兵制以十人爲什起算各從其宜前四丘爲甸爲六十四井五百十有二家其籍於司馬者七十五人今通十爲成加三十六井二百八十八家則一成之中百井八百家調發者止三十人以中家計之百井八百家約爲丁四千八百人堪任使者二千人籍於

司馬者四百人有奇四分當兵之數發其一分之強故八

百家止言三百家番休者常五百家可見周家優民之至

○陳及之曰司馬法言通十爲成者亦併其地言之於一成百井之中三分去一只有一百六十四井成地與甸地等耳何以明之左氏記少康在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旅五百人一成之田百井夏氏地政三分去二而治其一則可移八十三井井九百畝除廬舍百畝而十六家耕之孟子謂夏后氏五十而貢則貢田以五十畝爲制如此則三十三井凡耕者五百二十八家家各賦一人舉其金數而用有衆一旅由是言之則通十爲成者亦併其地言之若然則制於六十四井之中五百十有二家之內每七家賦一人凡七十五人故曰甸出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十二人額調發從車則十七家而遣一人凡三十人故曰成百井士十人徒二十人而言三百家者蓋一人行而十家合資之則行者三十人而三百家被其征調也故五百十二家止言三百家餘二百十二家又留以須後如是則兵籍甚具行者益少所以壯國體休民力及其後王制敗壞遂以甸出七十五人者盡調發之晉之成縣縣方百里而出革車百乘孫子謂興師百萬日費千金急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是一人行而七家奉之或者見此以爲先王三之制則失之

陳君舉曰周制每一車七十五人今甸出長轂一乘而止發三十人無乃車多而人少乎曰古者軍行凡革車一乘七十五人之外又有重車一乘載衣糧之屬其士卒則有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炊子家十人凡二十

五人與正車爲百人又備副車爲補闕是車不得不多以一同之地論之車百乘士三千人每革車一乘重車一乘通百人則三千人凡用車六十乘餘四五百人今依司馬法籍者七千五百人調者三千人若是差舛何也曰大國三軍蓋天子六卿之地每家賦一人以足三軍之數取其近地爲之以爲國家武備若其調發則依司馬法之制又曰古者五侯九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出案詩文王出車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幽王大東漸漸之石爲東勞西逸而有不遑朝庭之歎更以周官司馬法參考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日師至於某國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詩常武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

戒我師旅率彼淮浦小宰戒司馬出征也程伯時爲司馬然則畿兵不遠征故劉文公平丘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率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至平王東遷以王人戌申甫而楊之水始刺之矣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陳蔡衛之兵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王人會伐屢矣左氏未嘗見王師之出惟敗績茅戎王師自出春秋譏焉至戰國時京師益弱諸侯強大往往猶畏之西周武公告楚猶曰一周當二十晉不百韓不足以伐周說辭雖或過實而事情亦略可據報王伐秦尚從銳師以此知畿兵不用其力尚寬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瀆以佐王平邦國

賈氏曰此九瀆以下皆言邦國以施於諸侯爲主○鄭鍔曰九瀆皆佐王平邦國之典然建牧立監大宰之事設儀辨位大宗伯之事制畿封國大司徒之事大司馬之所謂

建者特明其法以布告之○鄭康成曰平成也正也

○愚按平字已

見太宰解○王昭禹曰平邦國使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以九伐所以正之等之作之維之糾之任之用之安之和之如此苟戾乎此然後九伐施焉則王之平邦國豈遽加以刑辟之威

易氏曰言佐王以統御諸侯之權實天子之所自出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

陳君舉曰九畿九服周制也要之法度所及止於六服書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其朝貢盡如禮止於五服書云六年五服一朝是也○鄭康成曰封謂立封於疆爲界○鄭鍔曰制畿封國者下文所謂侯畿甸畿男畿以下是也既制爲九畿之域乃於其中或封爲五百里之公或封爲四百里之侯或封爲三百里之伯或封爲二百里一一百里之子男唯畿有定域國有定制則遠近不相侵小大各相比邦國可正

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鄭康成曰儀謂諸侯及諸臣之儀辨別也別尊卑之位○鄭鍔曰設儀者自上公九命以至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或以九或以七或以五爲節是也既設爲九等之儀因其儀而爲之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以至子男同一位儀見於設飾之間而有隆殺位見於著定之際而有高下其法已定則等差以明名分以敘邦國可等

進賢興功以作邦國

鄭康成曰興猶舉也作起也

○王昭禹曰作興詩所謂遐不作人書所謂作新民者同

○鄭鍔

曰見於德行之謂賢見於事業之謂功賢可尊也受七命者進爲八命之牧受八命者進爲九命之伯功可錄也或加之以地或進之以律進其賢者則不賢者自礪興其功者則無功者知奮邦國可作

建牧立監以維邦國

鄭康成曰此即大宰建其牧立其監○林椅曰監乃屬長連帥之比○王昭禹

曰九州之牧建之於上使有所統諸侯之監一國者立之

於下使有所承則萬國由此而相比維與詩所謂緇纒維

之同○鄭鐸曰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之謂牧天子使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

維可

制軍詰禁以糾邦國

鄭康成曰詰猶窮治也糾猶正也○賈氏曰制軍上文大

國三軍等是也詰禁者士師有五禁天子禮諸侯亦當有

○王昭禹曰詰禁或施於國或施於軍或施於刑或施於

誓隨事以言詰之○黃氏曰軍禁即布憲刑禁康叔為庶殷長成王命之曰

獄讞於牧長而為之師使庶殷刑罰有倫也是詰禁為牧長之職○鄭鐸曰無曲防無

過羅無有封而不告無以妾為妻是謂詰禁若軍以馭其亂有禁以詰其違則邦國可

糾矣○李嘉會曰有軍有禁當審所輕重而行之禁施於前軍用於後必曰詰者詰其禁之不行則可以用兵矣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

三昭禹曰貢以物言施貢則各以其所有職以事言分職

則各以其所能施貢以任其財分職以任其力此之謂任

邦國○鄭鐸曰侯貢和物甸貢殯物男貢器物采貢服物是謂施貢甸服者日祭侯

職已分則職事所效不敢不共則邦國可任矣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王昭禹曰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

一鄉所以處民也簡選也稽攷也簡其強弱稽其多寡然

後眾可用○林椅曰稽其數而簡其可任者師田以閱之故曰以用邦國○鄭鐸曰王國簡稽六

之國蓋亦同之特無六鄉書云魯人三郊三遂既有郊法則鄉之民以為軍旅諸侯

簡稽其民而用之可也○黃氏曰邦國可用○黃氏曰邦國

民籍皆在司徒軍籍皆在司馬鄉民其精兵也即其籍稽

而用之三代中外皆有精兵無過防偏失之患所恃者其

兵皆知仁義禮樂之訓不可與為亂而已○林椅曰簡稽之法具於鄉遂師田之賦今於

司馬作於縣師蓋於其比聯可以藉其可任之數至車乘之政必丘甸合而後卒伍具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鄭鏐曰城郭溝池任其萬民便其守禦無使國大而所守者狹國小而所守者廣匡人達法則以匡邦國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無使職貢宜輕者或過乎則宜重者或不及乎則守均則力不困則平則心不疑而邦國可安。王昭禹曰天子守土則均守者均其地守也匡人達法則正邦國則平則者平其八則也都鄙非無守也以邦國為主邦國非無則也以都鄙為主地守既均則遠近無相侵奪之患八則既平則高下無或僭成之愆邦國於是安而無危

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鄭康成曰比猶親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鄭鏐曰大國恃其強足以吞併小國忘其微敢於倔強使大者不恃其強而絕之小者能盡其禮以承之則邦國可和

總論

孫氏曰天官經理邦國者也故曰治夏官董正邦國者也故曰政司馬統六師則九伐之法莫先焉先王姑後之首欲建邦國之九法何也蓋九法皆政之大者所當脩明於國家閒暇之時九法常明諸侯皆歸於康樂和親之域奚以九伐為九伐特不得已而用之以九伐之灋正邦國

鄭鏐曰諸侯有罪輕重不一至用兵以誅討之必聲其罪左氏曰有鍾鼓曰伐言聲其罪也○賈氏曰下文惟賊賢害民言伐此總言伐者皆以兵加其境

馮皮水弱犯寡則所景皆反之

鄭康成曰馮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鄭鏐曰王氏本注說皆字謂誅其爵命削其土地使強更弱眾更寡若人之胥瘦然未免與下文削之相似皆宜如易有胥災

之皆用兵治之使若肯災然不能逃其患也

○李嘉會曰青之謂宣揚辭今以明

其惡使之自青

賊賢害民則伐之

鄭鍔曰伐如伐木之伐去其根本勿使再生之理賢足以長民賊之是不義民者邦所恃害之是不仁聲罪而伐翦夷去之

暴内陵外則壇音之

鄭鍔曰暴内則爲惡於國中陵外則肆侮於四鄰不可以爲君宜除而去之如除地爲壇之壇

○鄭康成曰壇讀如同壇之壇王霸記曰置之空壇之地置之壇中曰壇者時會發禁以誅之也

野荒民散則削之

鄭鍔曰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爲諸侯者有田野不能治至於荒蕪有人民不能聚至於離散則不能保有

其大也故削之使小如漢削諸侯王郡是也譙郡張氏曰先王知禮義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於農事常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臣工之詩因其歸而戒以農事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之政先王之意可知矣

負固不服則侵之

鄭康成曰負猶恃也固險可依以爲固也不服不事大也○鄭鍔曰侵如侵干之疆之侵說者以爲粗曰侵又云淺曰侵謂略以兵加之蓋恃險者必坐而困敵國攻險者必至於多殺人侵之以兵使知險之不足恃乃控制負固之良策

賊殺其親則正之

鄭康成曰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曰正殺之也○鄭
鐸曰正者正也親親之道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賊之殺之
則是不知有人倫者也正者明其尊卑之序定其昭穆之
等執而殺之可也衛侯殺其弟叔武晉人執而歸之京師
蓋以正賊殺其親之罪也而徒用醫衍酖之失先王正之
之法矣

放弑其君則殘之

鄭康成曰放逐也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
犯令陵政則杜之

鄭康成曰令猶命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鄭鐸曰以諸侯
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鄭鐸曰陵政以諸侯而侵天子之權杜之者杜塞使不得
與鄰國交通

外內亂鳥獸行

下孟反則滅之

鄭康成曰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親
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劉執中曰滅者斷盡其根使不生

總論

鄭鐸曰當其盛時制爲九等之名以治輕重之罪其數若
此

李嘉會曰九法九伐必曰九取陽剛而不屈也

林椅曰邦國之事不屬之司馬則屬之司寇如九法九伐
職方氏之類見於夏官掌客司儀行人之類見於秋官者
司馬將以施邦國之政職司寇之詰邦國無非糾而合之
也若上無政刑雖曰封建其能安且治乎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

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鄭康成曰以正月朔日布王政於天下至正歲又縣政法之書○愚按餘說見天官

易氏曰政謂九法九伐之類布於邦國都鄙可也萬民何與焉聖人惟能合民之情內外遠近通行無間而後可以言政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鄭康成曰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為界有分限者九○鄭司農曰春秋傳曰天子之畿列國一同詩殷領曰邦畿千里○王昭禹曰九畿又謂九服畿言

其有界畫服言其服王事○鄭康成曰籍禮差之書○黃氏曰政職司馬政典所當奉行者也其主在兵故令賦在其下○鄭鍔曰政職者歲事之常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政職之施本於大宰乃使大司馬以九畿之籍而施之者先王之意以為列天下為九畿載於籍以為典故施之以職使奉承而無替不可不使畏王朝之威也德以懷之故大宰九貢可使之自至威以服之故司馬九籍可使之不違

賈氏曰侯侯也為天子伺候非常○王昭禹曰以言井治田以出賦貢牧其地什伍其民男者任也任天子之職事○鄭鍔曰天子之

衛守蠻者縻也以近夷狄縻繫之以政教○鄭鍔曰蠻之為言縻也遠王國者縻縻之足矣自此已上六服是中國之九州自此以外是夷狄之諸侯

此蠻服與大司徒要服亦一也要者要束以文教也夷者

以夷狄而稱也

○鄭氏曰夷之為言易也又其遠者當以簡易之道處之

鎮守也

○王昭禹曰鎮如四鎮

之鎮以安鎮中國為王

稱此三者總號蕃服故大行人云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王昭禹曰自侯畿至衛畿謂之中

國所謂疆以周索也自蠻畿至蕃畿謂之四夷所謂疆以

戎索也

○陳君舉曰曹去王城八百里乃為甸服鄭去河北密縣百七十里乃為男服曹順流極便鄭有城非虎牢之險然則五服難以便不使為義非若畫為

基局

然也○王氏曰方千里曰畿則禹貢所謂甸服也甸服面五

百里則為方千里矣其外侯畿甸畿禹貢所謂侯服也又

其外男畿采畿禹貢所謂綏服也又其外衛畿蠻畿禹貢

所謂要服也又其外夷畿鎮畿禹貢所謂荒服也又其外

蕃畿在禹貢五服之外○易氏曰此言外方五百里則以

方言之非言面也以方言之是每面面二百五十里兩面

之方為五百里自侯畿至蕃畿通為二千五百五十里兩

入而相距通為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為五千五百里

其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於禹

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或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

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於禹而地未嘗增也

○陳及之曰周九州之閒雖方七千里大槩與四夷八蠻

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并言之其實諸侯封守之地不如是

廣也然必兼夷狄言者以見當時王化所被者廣九州之

閒悉同貫利悉奉正朔朝貢與內諸侯無異故職方氏并

言之或者泥大行人之說謂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自要服

以上朝覲有常節貢賦有常職為內諸侯無疑也不知大

行人亦要言之耳非必九州之內皆諸侯九州之外皆夷

以王制考之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

盡常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

實其間亦有戎狄錯居其間如魯徐戎之類是又荆楚之地在江漢之間自楚以南悉百越之地而衡山在楚之極南安在天子之封內邪推一邊而言則四旁可知矣○唐氏曰先王畿次內中夏外夷狄雖一視同仁必篤近而舉遠至畫為九服要荒在外為之限禁其來有時所以止亂華之階遏猾夏之禍自堯舜三代所不廢也○愚按餘說見職方氏

林椅曰司馬制軍而建國之法具焉蓋文王演易箕子明疇其營國營軍同一法也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知周禮之在魯且以七萬五千人隨方圓曲銳可以應敵而不亂則分為九州輪為九畿自百里以至五百里之分宜無不齊則兵者政之所自出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

民可用者家二人

李嘉會曰司馬令賦必兼地與食言之酌民之力而後令之也故曰可用之數○黃氏曰軍賦小司徒令之大司馬又令小司徒掌民事通于軍賦大司馬掌兵而軍賦所出不可以不知言凡自鄉遂達于邦國都鄙矣康成獨言令邦國之賦非也六鄉亦以地之蠹惡人之多寡授田鄭獨曰如遂亦非也國野賦稅異制而百畝之利必均上中下地蠹惡雖不等而以易田均其力故其歲入多寡亦不甚較據百畝計之上地入雖多而食者眾故為三之二中地食者少故為半下地食者益少故為三之一令賦必先使民食不闕而後共賦先足其食而後餘用取具焉故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司馬主賦而民食先之異乎後世之為兵矣○鄭鍔曰說者謂上地中地下地

非上農夫下農夫也以中等寄明上下之義耳上地者中地之上中地者中地之中下地者中地之下家八口以上則授上地土地乃有田百畝菜五十畝故得以食其半一人為家長可任者當二家五人此云上地食者三之二既非八口之上地矣又家出可用者三人又非八口共出七人之數故說者言用中等以寄明上下之義以為諸侯之國其制然也司徒言可任者以力役為主此言可用者以用兵為主

劉氏曰小司徒均土地稽人民周知其可任之數蓋與此同而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則司馬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者竭作其羨于四時之田也或家三人或家二人或二家五人皆所以教之戰也五兩卒旅師軍為正兵者鄉遂十有五萬人而羨卒在外

郊野都鄙之兵又在其外莫不軍制其師師制其旅旅制其卒卒制其兩兩制其伍而大司馬總其軍而律以為用也既習之以田獵又試之以追胥馳騁之而隊伍罔差發刺之而進退用命為其可以起六軍而行九伐也則家選一人而精強可獲矣軍無闕數戰無敗軍由教之者眾而用之者寡焉聖人之慮精密如此此司馬所以肅諸侯而正邦國也乃因四時之田以教戰也

林椅曰制軍與令賦自是二事制軍以夫家眾寡為之施舍令賦視其地之可任之數且如一軍萬有二千五百人通以上地豐年計之役之三月而畢計當可任者一百十二萬二千人蓋力政財政自是二事故也嘗疑王畿千里故天子六軍千里之地以封公者四而大國三軍是十有二軍也況小大之國參錯而居則舉一州之兵不啻倍天

子之軍則封建為不利於王也又國益小而賦役益繁則封建為不利於民也然當時行之後世頌之何哉蓋制軍以命卿命卿所以簡習其民耳上地可任者家三人豐年公旬用三日是一百十二萬二千人之賦可役萬有二千五百人三月而畢故侯國之兵不自用亦不足用也五伯之盛非得列國之兵則不能成兵車之會至其盛者亦不過成師以出其受伐者則有悉境內之兵以應之者矣是列國之兵可以守而不可用以行也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與夫三軍六軍之數亦數賦而約言之耳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八

中音仲 春教振旅

鄭康成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王氏曰春陽用事非兵之時○鄭鍔曰是時兵當藏也王昭禹曰振如振領之振振而整之也方其出則治之以行陳之事均服同食以一衆心無暇整其儀飾及其入焉明尊卑辨貴賤此所以整之也○黃氏曰四時之田先教振旅王者之兵出於萬全○李嘉會曰一歲之功必因春之興作發生而後萬物成振旅必於春示一勞而永逸也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直觀反如戰之陳

鄭康成曰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賈氏曰熊虎之旗○鄭鍔曰司徒於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六鄉之民遂人於起野役以遂之大旗致六遂之民民之目熟於熊虎之

狀久矣及是時鄉遂之官致之而來司馬亦以旗致之因民之所習熟者使之易知爾

王昭禹曰田獵所習無非軍事故平列陳如戰之陣平者高下如一之謂○易氏曰合其衆以成列陳其列以為陳

○王氏曰雖如戰之陳而平列陣則無事於戰矣

辨鼓鐸直各反鐸直角反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扶云反鼓軍將

執晉鼓師帥執提徒兮反旅帥執鼙蒲兮反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

司馬執鐸

賈氏曰春夏秋各教其一必春辨鼓鐸者○鄭鍔曰春陽用事雷始出地於卦為震而輶人冒鼓必以啓蟄之日教以此時從其類也○黃氏曰有節制而後能勝金鼓所以節制也故於教振旅辨之王雖親征六卿分將元帥居中

甘誓常武城濮陳有古法

鄭鍔曰路鼓四面之鼓王於軍中自鼓軍事官執鼗鼓使諸侯執之自執路鼓何邪王道之大無所不通以道統

衆不必自執軍中之事○李嘉會曰路鼓不類大常非軍事所宜用蓋象人君聲教當四達而無間諸侯從

王欲使軍將以下皆聽命故尚之於諸侯○王昭禹曰鼓

之大謂之鼗諸侯以敵王愾為事則執賁鼓○鄭鍔曰軍

將者卿六各為一軍之將○王昭禹曰晉以進為義將以

統衆而役敵有進而巳故執晉鼓○鄭司農曰提讀如攝

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謂之提○項氏曰

提鼓之有柄者○鄭鍔曰使師帥執之者五百人之衆左提右挈在

掌握之意○陳氏曰鼗應鼗也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

○鄭鍔曰旅帥視師帥為卑故執鼗者鼓之小而卑者也

○項氏曰鼗以令鼓故旅帥執之

王昭禹曰軍法自旅而上然後有旗以非旗不足以指麾

故也自旅而上然後有鼓以非鼓不足以令衆故也
黃氏曰進則患怯退則患紛軍將執晉鼓以銳其進卒長
執饒以肅其退

鄭鏐曰百人之卒長知其當止則止故使執饒以止鼓二
十五人之兩司馬知其當進則進故使執鐸以通鼓五人
之長曰公司馬軍制自五人始人之寡不能節制則衆皆
無節矣故使執鐸以節鼓其職至卑其名乃同於司馬欲
重其權以服人也○王氏曰謂之公以別於私亦稱司馬
所謂家司馬是也○王氏曰鼓陽也尊者執之金陰也卑
者執之饒以止鼓與陽更用事焉故卒長執之通鼓節鼓
佐陽而已故兩司馬公司馬執之○李嘉會曰貴鼓晉鼓
提鼙饒鐸鐸之器考之鼓ノ和鼓或節鼓或止鼓相雜
成聲以起其歡喜鼓舞之心而寓其進退作止之節勇躍

感動而知所防範此金鼓相聞而作之意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

音朔下同之節

鄭康成曰習戰法○賈氏曰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大
閱具言於此略說○黃氏曰鄉民自爲六軍以衛天子出
則從其教之也不惟四時田獵坐作進退鼓鐸旗物而仁
義禮樂之訓行焉故三代之兵皆士也所謂干城腹心非
虛語也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教其所治民
比閭族黨州鄉一用鄉法教之三代教兵必如此而後可
用○李嘉會曰兵事宜尚威武敏捷必以進退疾徐疏數
教民者觀武王伐商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兵在於結陳之
固進退之齊武侯八陣進則皆進止則皆止所以不可破
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終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
者由此而已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莫駕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王昭禹曰攻闢而冒矢石人情之所不欲馳騁而逐禽獸人情之所同欲以情之所不欲者寓於所同欲之間此人情樂為之用而四時教戰所以皆寓於田

愚按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耕之獵獸於田亦見害去而利可興之意

項氏曰春田謂之蒐蒐擇也春恐害物故擇而取之不圍澤不殺胎不夭妖不覆巢不取麇卵是蒐也蓋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暴天物者不以禮蒐而取之敬且有禮矣賈氏曰大司馬

自狩田以下云云此亦當如彼春非大備故亦略言鄭鍔曰將田之初有司行表貉之祭司馬以軍法誓民所謂有司者肆師甸祝也肆師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則有司謂此二官明矣鄭康成以為大司徒考大司徒無表貉事其說

非也○鄭司農曰貉讀為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為禡○鄭康成曰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薛平仲曰表貉而後誓

可以肅眾○李鼎會曰要之以神則民知敬而節制禁止自有所持慎而不慢○鄭康成曰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旌弊

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賈氏曰無干車無自後射者據漢田律而言也假馬謂獲禽所等之等爭禽不審即罰去其○鄭鍔曰雖教之有素一旦出田野臨于戈安得不三

令五申之此司馬所以誓之也○賈氏曰誓民即大閱羣吏聽誓於陳前鼓者即中軍以聲令鼓鼓人三鼓以下○

鄭康成曰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呂大臨曰春者鳥獸孽尾之時君子養其仁心重傷生物之類至不得已而後取則多取之為暴不如寡取之圍澤掩羣皆多取也取麇卵傷未成之物也大司馬春蒐田遂圍禁則天子合圍矣此言國君不圍澤下於天子也大夫不掩羣則諸侯掩羣矣王制云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又云不麇不卵與此異者王制所言不純用周禮也○鄭康成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

皆殺而火止○鄭鍔曰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司馬乃用火田蓋春而焚萊將以田也春而焚山林傷生意也此所以有無焚之令獻

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縱獻肩于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王氏曰社者土示也○賈氏曰此祭社因田獵而祭非月令仲春祭社也

中夏教芟

蒲末反

舍如振旅之陳

鄭鍔曰詩曰召伯所芟又左傳言晉大夫芟舍從之凡言芟者皆草舍也教芟舍者教以草止之法○賈氏曰昔字釋發止字釋舍軍行而草止未有營壘之所草止之地防患尤嚴防患之道夜事尤急救之無素則是以衆予敵矣教芟舍獨於中夏以月令考之孟春草木萌動季春生氣方盛惟夏之時生於春者至是益長長於春者至是益茂軍屯其中患生不虞又况莫夜之時
○李嘉會曰春日振旅猶見振厲威武夏曰芟舍如書所謂敬致南訛蓋陽居大夏長養萬物于時以芟舍教之見得兵以安爲急

集吾民爲急

吏撰

息轉反

車徒讀書契

賈氏曰羣吏謂軍將至伍長各有部分皆選擇其甲士步卒之等

鄭鍔曰畫而戰目足以相識至於夜則惟以可相聞苟不辨其號名則無以爲別故命羣吏各撰述其車徒之數以知多寡之目又讀誦其書契之文以辨名號之用軍中之書契如後世所謂尺籍伍符先儒謂師田之簡稽疑簡稽不可謂之書契撰者述陳之義語曰異夫三子者之撰謂述陳爲撰也先儒讀曰筭然有改字之嫌讀其簿書之籍使知其或用名或用號以爲別目見耳聞名已習熟則草舍雖在深叢翳薈之中聞其號名皆知其爲某人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

賈氏曰辨名者此帥以門名已下是也○黃氏曰號名為夜事今軍夜有號康成以為徽識披之以備死事夫徽識綴於膊上夜事將何以辨

鄭鏐曰帥為六軍之帥○鄭康成曰謂軍將及帥帥至於伍長公邑間田謂之縣小

都謂之鄙○鄭康成曰謂縣正鄙師至鄰長大夫謂之家○鄭康成曰謂食采地者之臣鄉謂六鄉○鄭

康成曰謂州野六遂也○鄭康成曰謂公邑大夫或以門或以號或以邑或各

以其名皆有一定之稱為主將者名號若此為卒伍者從

而稱之耳聞而心知心存而意屬莫夜之間亦識所從矣

帥以門名○黃氏曰帥皆卿也王城十二門自國中以達于郊分為鄉六鄉治之是則一鄉二門故以門為號所引東門襄仲桐門右師皆是也○易氏

曰以所居門名之蓋門者人之所由以出入帥者人所由以進

退取象猶門也縣與鄙一為天子之吏一為公卿王子弟

故各以其名所以別異其為某縣某鄙之人大夫用號者

則為美稱也鄭謂公卿大夫其身其在朝其臣在采地若公

山弗擾之類是以家號為名也○項氏曰若費若成○易六鄉有

六州長鄉之軍法至州而成故以其州之名名之言其州

之師也○鄭康成曰鄉則南鄉東鄉為人六遂於鄉長言邑中之政

於里宰言掌比其邑之眾寡於遂大夫言凡為邑者此六

遂為邑之證也故言某邑之師○黃氏曰縣鄙遂兵州六

鄉餘兵居四郊者比閭族黨州猶鄉法也獨不為鄉耳故

稱州焉甸稍縣都皆野也甸以縣鄙見稍以家見稍不為

家縣都不為鄙則亦為邑天子使吏治之而通稱為野王

畿之兵盡在此矣都鄙自有主者○鄭康成曰百官以其

職從王者○黃氏曰百官有軍事在軍者各象其事以為

號名○鄭康成曰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謹於夜於是

主別其部職

愚按芟舍之教乃下寨法專以辨軍之夜事蓋休兵偃

師之時宿火而寢目固無見也銜枚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徽之則所見必昧於是專以號名為尚而號名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姦細及間諜等事先儒不知夜事與夜戰不同多以管仲內政之作使之晝戰目相視夜戰聲相聞引證司馬夜事在於休兵管仲夜戰所以用兵豈可同日語其他皆如振旅

王昭禹曰若平列陳與夫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然

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祔

餘若反

王昭禹曰夏苗在田如草而已為苗除禽獸之害故也如蒐之法則其他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之類皆與蒐同○鄭康成曰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所取物希皆殺

而車止

○賈氏曰車行遲故取獸少

○王昭禹曰夏田以車為主以物生於

春長於夏以車馳逐而取之其利密於春之用火矣以東山之詩攷之其言曰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則芟舍夜事宜用車矣○鄭康成曰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賈氏曰引王制者據始殺訖而言毛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據始殺而言也王制注佐車驅逆之車案田僕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則佐車與驅逆之車異但王制佐車與田僕驅逆之車為一田僕佐車自是田車之貳曰佐

○王昭禹曰享祔則所謂以禴夏享先王○

鄭鐸曰祔以飲為主四時之享皆用孟此中夏而享祔非常祭也蓋因田而享也田已得禽則歸而享祀猶戰而得雋則歸而告廟也然四時之田春秋祭社與禘惟冬夏享廟何邪春田為民祈秋田為民報田以民事為主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

六百廿六
軍吏載旗師都載旌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
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崔氏曰中秋陰氣始肅在於殺物故用治兵爲稱○王昭
禹曰旗物以作戰也故於教治兵辨旗物之用○鄭鏐曰
九旗曰常曰旗曰旌曰物之類其義不一自王而下以至
於百官分而載之各寓意義於其間非苟然也得天而久
照者日月之常治兵載大常所以見王者有常德而立武
事之意凡旗之畫皆二物旂獨畫龍相交非也交與蛟同
諸侯於國有君道龍之象也入朝有臣道蛟之象也所以
載蛟龍之旂熊虎之噬百獸畏之軍吏者六軍之帥當以
威武爲先載熊虎之旗使將卒畏威而趨令也通帛則不
畫他物純而不雜也師都則公卿大夫王子弟之在都鄙
者也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所以載通帛之旌此言

鄉遂又言郊野則師當爲都鄙之吏明矣雜帛爲物則雜
而不一也鄉之分而爲六其民散而爲比閭族黨之名遂
之分而爲六其民散而爲鄰里都鄙之號可謂雜而不一
矣所以載雜帛之物龜有甲以自衛蛇有螫以毒人皆北
方之屬也天地之氣始於北方幽隱之所聚而龜蛇者至
幽陰之物畫之於旒以示夫殺氣之所始也先能自衛者
然後可以殺敵所以載龜蛇之旒書曰我則鳴鳥不聞謂
鳳也隼之物爲挈宮而貪殘之鳥也詩云鷕彼飛隼其飛
戾天易云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彼乃鷹鷂之類安可與
鳳爲伍邪此言鳥隼說者皆以爲鳳及隼疑當爲鷹隼也
與隼共文不可謂之鳳明矣交龍取其能變化熊虎取其
有威龜蛇取其能自衛則鷹隼取其勁疾矣百官者六卿
之屬欲其臨事之勁疾所以載鳥隼之旌凡行左青龍而

右白虎前朱雀而後玄武謂此四者然軍法正成於鄉遂而鄉遂大夫乃不預四旗之列而載物者說者謂其象已屬於軍吏已無所將故也凡旗皆謂之載者言載之於車上也既有旌旗又有小徽識之上各書其事與號以為別識也○鄭康成曰書當為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司常謂之畫此謂之書王安石謂書詳於畫既書又畫使人易辨而已余以為司常指大閱而言此指治兵而言大閱畫治兵書各有所主不一法也

薛氏曰大閱閱軍實而已治兵則軍法在焉軍法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則諸侯載交龍之旂於左軍吏載熊虎之旗於右百官載鳥隼之旗於前郊野載龜蛇之旒於後鄉遂師都載旌與物於其旁然後王載大常於其中而加高焉故曰招搖在上此治軍所以有軍法也大閱則閱軍實而已孤卿建旌孤卿之常及治兵之際向之孤

卿即謂之師都故師都亦載旌大夫士建物大夫士之常及治兵之際向之士大夫即謂鄉遂大夫士之師衆者矣故鄉遂亦載物大閱之師都建旌治兵之軍吏載旗者蓋師都軍吏皆以孤卿為之所以皆有取乎旗大閱之州里建旌治兵之百官載旗者蓋州里之長即為軍中之百官所以皆有取乎旗至大閱則縣鄙建旒治兵則郊野載旒蓋田役軍旅皆王之事雖命服不同而同於四旂其所辨者有名號存耳若夫大閱有師都而無軍吏治兵有軍吏又有師都蓋師都所以治徒者也軍吏所以將卒伍者也大閱以治徒役為主特有師都而已治兵以將卒伍為主亦治徒役者也故軍吏師都並立焉大閱師都之所建治兵軍吏之所載皆熊虎之旗則大閱所以威衆者師都也治兵所以威衆者軍吏也皆以孤卿為之故其序在州里

鄉遂之上謂之吏則任以事也謂之師則帥其衆也謂之
都自采地言之也

王氏詳說曰九旗之用凡有所將者有所畫則日月交龍
熊虎鳥隼龜蛇是也無所將者無所畫通帛雜帛全羽祈
羽是也大閼之時孤卿大夫士與夫六鄉六遂三等采地
之大夫咸在師都將都鄙之兵州里縣鄙將鄉遂之兵此
師都所以有熊虎之旗州里所以有鳥隼之旗縣鄙所以
有龜蛇之旒孤卿大夫士則從王耳此所以建壇建物也
治兵之時孤卿大夫士不必盡出所以從王者百官也命
卿之爲軍吏者三等采地及鄉遂之兵皆屬於命卿矣雖
師都不過載通帛之旌鄉遂不過載雜帛之物至於郊野
雖有龜蛇之旒邑外曰郊郊外曰野特四等公邑之大夫
將四等公邑之兵以四等公邑之兵不屬乎命卿故耳是

以司徒於軍旅田役以旗致萬民鄉師於四時之田以司
徒之旗致衆庶而鄭氏皆以爲熊虎之旗且司徒卿也卿
當建旌而必建旗以其於師田則爲軍吏矣此熊虎之旗
在司常則列於旌物之下在司馬則列於旌物之上豈非
以所將爲主乎

總論

鄭鍔曰司常之大閼自王與諸侯而下有孤卿有大夫士
有師都有州里有縣鄙先儒之說曰師都者六鄉六遂之
大夫也州里縣鄙者鄉遂之官互見約而言之也且大閼
之時內而國中外而鄉遂遠而都鄙公邑之兵宜無不在
安有朝之孤卿大夫盡出而下則六鄉六遂之大夫不出
焉又其下則止於鄉遂之官而已矣鄉遂大夫與鄉遂之
官不過皆鄉遂之吏既曰師都又曰州里又曰縣鄙寧非

雜而無辨乎大司馬之芟舍自帥而下有縣鄙有家有鄉有野有百官先儒之說曰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之臣鄉謂州長至比長野謂公邑大夫且自內而外則六鄉也六遂也家邑也都鄙也是其序矣今先言六遂之縣鄙後及大夫之家邑又其後乃及六鄉又其後乃及野之公邑又其後乃及百官而都鄙不與焉又所謂縣鄙者不過六遂之屬耳特言各象其名家也野也百官也人非不衆反不以名言之豈非雜而無辨歟大司馬治兵自王與諸侯而下有軍吏有師都有鄉遂有郊野有百官先儒之說曰師都者遂大夫也鄉遂者鄉大夫也郊者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者公邑之大夫也且師都之名一耳於大閼以爲六鄉六遂大夫至是又專指爲遂大夫何也六鄉有鄉大夫經之明文也至是又以鄉遂皆爲

鄉大夫何也鄉遂可謂之郊野公邑間田亦可謂之郊野至是分郊以爲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分野以爲公邑大夫何也豈非雜而無辨歟蓋成周法制如織有經有常之大閼王也諸侯也孤鄉也大夫士也不言可知若所謂師都者都鄙之長耳所謂州里者六鄉之吏耳所謂縣鄙者六遂之吏耳何以謂師都爲都鄙之長蓋四百里之小都五百里之大都皆衆之所聚也自其有先君之主言之曰都自其人民爲甚衆言之曰師則師都者非六鄉六遂大夫明矣何以謂州里爲六鄉之吏蓋一鄉者五州之積里者即民所居之稱州長言大攷州里鄉師言受州里之役要皆指六鄉言之則州里非遂之官明矣何以謂縣鄙爲六遂之吏蓋一遂者五縣之積遂有縣正有鄙師故通以縣鄙稱之遂爲縣鄙猶稱州里知其爲鄉也則縣鄙者非

鄉之官又明矣大閼之際內而六鄉外而六遂遠而都鄙皆以兵從其爲法制真不亂也今謂師都爲六鄉六遂大夫安得不雜而無辨歟雖然大閼有縣鄙注發舍亦有縣鄙其名則同其人則異夫發舍與大閼法制如一所謂師都即孤卿耳百官即大夫士耳鄉以州名即六鄉耳野以邑名即六遂耳家即大夫之有采地者耳若夫縣鄙則公卿王子弟所治之地與大閼之縣鄙異也經稱縣鄙固有二說以六遂之中有縣正有鄙師故舉縣鄙以名六遂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而大都在王之鄙故公卿王子弟所治之地亦以縣鄙名之是其名則同其人則異今攷大閼之縣都知其爲公卿王子弟之所治者以其序在家鄉野之上由小大之序知之非特小大之序可知觀經言各象其名亦可以見何則遂之縣都統於一遂不當以各言之惟都

鄙然後可以謂之各蓋各象其名則知所謂縣者自是小都所謂鄙者自是大都也非特發舍與大閼法制如一乃若治兵之制亦然何則治兵所謂軍吏即大閼之孤卿與注發舍之帥也所謂百官即大閼之大夫士與發舍之百官也所謂師都即大閼之師都與發舍之縣鄙也所謂鄉遂即大閼之州里縣鄙與發舍之鄉及野也若夫郊野則指公邑間田之吏而已與鄉遂之郊野異矣蓋內而鄉遂外而都鄙皆有間田天子使吏治之謂之公邑縣師六官所謂甸稍郊里之地域是也其地皆在郊野故總而名之耳然於大閼於發舍皆不預者非在此不用其兵在彼不聽乎役也蓋內而鄉遂外而都鄙衆無所不起則公邑之師理無不起而經俱不言者舉內外以包之也由是言之周家之制可指而數未嘗雜而無辨

○愚按餘說見司常

遂以獮田如蒐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

音方

鄭康成曰秋田為獮獮殺也

○鄭鍔曰秋氣肅殺故田以殺為主

羅弊罔止也秋

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

○王昭禹曰以物成於秋所取者衆故也王制曰鳩化為鷹然

後設罝羅則秋用羅宜矣

○鄭鍔曰羅之網物其取為尤急

○王氏曰火之利不若車車之利不若羅

祊當為方聲之誤也秋

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

○賈氏曰鄭以祊為誤者及釋祭乃為祊祭今因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之神

○王昭禹曰春物始生故為民祈而祭社秋物既成故為民報而祀祊

中冬教大閱

鄭鍔曰春秋凡書大蒐大事大閱皆謂事之尤大也左氏

為之說曰大閱簡車徒也以大司馬觀之春教以饒鼓夏

教以號名秋教以旗物至冬農隙則合三時所教者大習

之故名曰大閱奚止簡車徒而已

○王氏詳說曰春辨鼓鐸鑼鑼之至冬則戒衆庶修戰法而及於旗物鼓鐸鑼鑼要之辨鼓鐸者未始無旗物所謂以旗

致民是也辨旗物者未始無號名所謂各書其事與其號也三時之田各以其所辨者

為至

耳

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灋

鄭康成曰羣吏鄉師以下

○鄭鍔曰戰必有法法不修則

廢未閱之前先戒之使修其法如鄉師四時之田前期簡

鼓鐸旗物修其卒伍之類是也戰法既修然後合衆庶以

出田

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

鄭司農曰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驅馳詩

曰田卒汙萊

○易氏曰表以步度之步長六尺百步則一

為三表是三表相去二百步又五十步為一表則四表為

二百五十步矣大閱必用四表所以寓王者節制之師而

大武之四表實象之蓋周都西南一表在南所謂武始而

北出矣振之而駟伐則有振鐸作旗之義歷二表三表而

至四表則再始以著往者也商都東北四表在北所謂四

成而南國是疆復亂以飾歸則有鼓退鳴鐃且卻之義歷
三表二表而復於一表則樂終而德尊者也夫閱亦然賈
氏乃謂後表在北士卒由後表以至南表復回身向北以
至後表與樂記之言不合樂記言大武則周家一代寓兵
之良法當以樂記為正或謂三表相距各百步每表各六
十丈何以容大閱之眾若以開方論其勢誠窄若據虞人
萊所田之野則迥野左右何有紀極鄭氏謂左右之廣當
容三軍此指一旁而言若左右兩旁當容六軍又云步數
未聞則六軍分行左右開張取其容六軍之眾不以步數
拘也如此則地勢廣袤豈止容六軍而已

○李嘉會曰必為表者為進退先後之節百步則一宜若不足以容六軍自後而前至此百步而止若後之人不在百步之內亦何害也然百步止於六十步者後有驟趨不可遠也○鄭鏐曰遇敵之地不一則教戰之法亦不一今以二百五十步為定準坐作進退不出四表之中一旦遇敵或為負方曲直之陣或有為鶴為鵠之陣其何以應變邪王者之兵以正取勝故教之之法亦不出乎正而已坐作進退不踰乎四表三表而皆作在此也兵法所謂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

鄭鏐曰凡此萊野立表什旗聽誓鼓行以至於擊刺如戰之陳皆四時教戰之常法不於振旅芟舍治兵述之獨詳具於此蓋以明其為大閱故也

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李嘉會曰四表止於二百五十步坐作進退步行趨驟為力不勞軌範易習民之左右顧瞻皆其鄉黨鄰里自然情親勢一敵不可乘此古人結陳堅固也○易氏曰及田之日司馬建熊虎六旂之旗於虞人所設後表之中據樂記舞而言則後表當是在南一表於是羣吏如鄉師以下以其旗物及鼓鐸鐃等各帥其民而致於大司馬○鄭康成曰質正也弊什也○易氏曰質明什旗猶有後至者是慢令也○王昭禹曰前期既戒眾庶矣又後至焉故必誅

軍法後期者斬而此言誅則方致民也下文言不用命者斬則知言誅未遽以死處之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田之所習無非戰法故車徒之所陳皆如戰之陳焉○鄭康成曰皆坐當聽誓也

黃氏曰自此以前皆司馬主之

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鄭康成曰羣吏諸軍帥也陳前南面鄉表也○易氏曰衆庶已集命之皆坐於在南之一表羣吏聽誓則自軍帥而下皆南面向表誓于陳前○王昭禹曰以小司徒攷之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作田役特掌其戒禁而已未嘗掌誓記月令者謂司徒摺扑北面以誓誤矣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軍旅則誓衆者士師也○黃氏曰戰誓書所謂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蓋自

此始以軍法用人之死

鄭鍔曰坐而聽誓斬牲以徇所謂三令五申也今見於司馬法曰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其慮也商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車徒皆坐使羣吏聽誓者羣吏各帥其衆有誓而羣吏聽之則傳達於所統之衆簡而易知無敢不從矣○鄭康成曰斬牲者小子也○王氏曰使民以其死刑誅不如是之嚴則民弗爲使矣然前期戒衆庶而後至可誅旣陳而誓然後不用命者可斬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攬音鹿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鄭康成曰作起也

愚案中軍自注以爲中軍之將後之說者以大將之車將自居所謂居鼓之將自擊此鼓節制三軍雖王親征亦自擊鼓遂引左傳卻克傷於矢援枹而鼓之趙簡子伏弢嘔血鼓聲不衰爲證至鼓人指爲軍將帥帥旅帥不思軍將自執晉鼓不執鼙而執鼙自是旅帥所以易氏謂旅帥居軍師之中故曰中軍若以中軍不可指爲旅帥只云中軍之將雖執晉而晉以鼙爲令者蓋晉以進爲義軍將鼓其晉孰敢不進度未敢進而鼓動寧免拂乎人情旅帥爲百人之長下察人情知其可進以鼙令鼓然後中軍執鼓之人三鼓以進之則車徒皆作可使之同心同力勇進而不怯矣

易氏曰中軍以鼙令鼓則旅帥執鼙者也以旅帥居卒伍軍師之中故曰中軍鼓人皆三鼓則軍將之執晉鼓者也

司馬振鐸則兩司馬之執鐸者也鼓行鳴鐸則公司馬之

執鐸者也

○鄭康成曰伍長一曰公司馬

當是時旅帥以鼙令鼓故軍將三鼓

而作之兩司馬振鐸以通之可以作矣故羣吏作旗車徒皆作旣作矣軍將又鼓以行之公司馬又以鐸而節之以行矣故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旣止矣軍三鼓以警之兩司馬攬鐸以止之可以止矣故羣吏弊旗車徒皆坐此謂自南表以至向北之二表所以象武始而北出觀兵於盟津之時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鄭康成曰趨者赴敵尚疾之漸春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易氏曰言驟趨則士卒赴敵之心固勇於車徒之行

者矣然不可無以節之由是及表乃止而軍將三鼓以警

之兩司馬又擁鐸以止之可以止矣故曰坐作如初此謂自二表以至向北之三表所以象再成而滅商戰勝於牧野之時

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

易氏曰於是軍將又鼓以作之則車爲之馳徒爲之走

王昭禹曰驟馳者車也趨走者徒也驟言聚其足而進馳言決圍而言馳與走則士卒去也徒以人言故曰趨走趨言其走之肅言其行之速也

赴敵之心尤勇於車驟徒趨者矣然亦不可無以節之由是及表乃止則教習已備而無事于坐作之節但止之而已此謂自三表以至向北之四表所以象三成而南克殷有餘力功成而反者也

鼓戒三闕反黃車三發徒三刺

鄭康成曰鼓戒戒攻敵○王昭禹曰鼓聲止謂之闕○易氏曰至此則鼓已三闕車已三發徒已三刺於此皆戒焉

鄭鐸曰每鼓一闕則車一發而徒一刺至三而止是謂

節制之兵三發即書所謂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三刺即書所謂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之意

○易氏曰必三鼓者至於三則節制之正也故大閱之教表爲三表鼓爲三鼓車以三發徒以三刺坐作以三而爲之止皆三之爲節制也

鼓退鳴鐸且卻起略反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鄭康成曰鐸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鐸以和衆鼓人爲止之也○易氏曰謂至北之四表軍將即令鼓以退之公司馬復鳴鐸以卻之於是軍吏士卒回身向南而立復行至表皆爲之止坐作如初此又謂自北之四表以至三表二表而復於向南之一表皆如上文之坐作其異者廢鐸鳴鐸而已所以象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者也

遂以符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

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

賈氏曰遂以狩田已下總論教戰訖入防田獵之事○鄭康成曰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

○王昭禹曰以大獲之以人守之為取之大者以冬物成之衆也故冬田謂之狩

○賈氏曰六軍分三軍各處東西為左右各一門○鄭鐸曰軍中用轅以為門此乃用旌為和門何也以車為藩則仰轅以為門蓋軍行偶有所止則然也設為和門者田而教戰欲使衆心之和一也

愚按門分左右則人分彼此相勝相爭由此而生名門皆曰和欲其進退由禮心無所爭則和矣

鄭康成曰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王昭禹曰敘者前後之倫也出以先後之倫則行者有敘而不亂矣然不先正其左右之行列將欲敘之有不可得故先分左右以陳

其車徒又使有司平之使各當其分然後由左右而出者

其行列皆正矣有司鄉師也以鄉師正掌田法而修其卒

伍故平其左右之行列屬於鄉師也

○鄭康成曰鄉師居門正其出入宜亦有司之事春秋傳曰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車軌摩馬候蹄是必有有司督

察之也○黃氏曰有司謂伍長以上平正也各正其部署以結陳也和乎一義也○

王昭禹曰軍法自旅而上然後有旗蓋旅師所建之旗也

四兩為卒五卒為旅此旅師所建之旗所以居於卒間以

分地而調其部曲也

○賈氏曰軍吏各領已之士卒執旗以表也○李

鐸曰司馬以旗分地為二必以百步為準者近則士卒無

所騁其能遠則首尾不相應也

○李嘉會曰所謂步間容步隊間容隊

○鄭康成曰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

○黃氏

法一成三百家出車一乘若皆以二家五人計之三百家為七百五十人田與追胥竭

作自此以前卒旅車為陳至此車與卒異部前此列陳如戰之陳教坐作進退至此逐禽有殺獲之事故車與卒異部

險野人為王易野車為主

黃氏曰大抵兵分合為難分合有奇正而以野之險易制其宜然則一車三十人定法也增減進退其法默存乎其間鄭居前之說未必盡然○王昭禹曰宣王因田獵而選車徒故詩曰東有甫草駕言行待此則易野車為主也又曰選徒實器搏獸于教此則險野人為王也○陳氏曰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裘有所齎詩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昔周伐鄭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偏則車也伍二十五人伍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禮庫曰先王車戰不巳鄭莊欲驅馳中原始為微利之名故鄭莊始用徒兵自中行穆子乃毀車以從卒自左師展始乘馬自趙武靈王始用胡騎先王兵制敗壞而不可復實自莊公始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

易氏曰驅謂驅禽獸使趨於圍逆謂逆禽獸使不出圍○鄭氏曰驅則自後驅之使出逆則自前迎之使入驅其禽則獸無所逃逆兵前雖欲出防而不可得○王昭禹曰既陳則行列

正矣然後可田焉故設驅逆之車者田僕也校人則帥之而已故校人曰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則將田矣於是禱祭焉故有司表貉于陳前即旬祝掌表貉之祝號是也○李嘉會曰表貉者警人而欲其無慢心中軍以聲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易氏曰中軍以聲令鼓鼓人皆三鼓如習戰之時則師田之法一焉○鄭康成曰羣司馬謂兩司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繡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也進行也○鄭司農曰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糝獻肩于公一歲為縱二歲為紉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慎此明其獻大者於公自取其小者○鄭鐸曰大獸不公無以教事上之義小禽不私無以示及下之仁○李嘉會曰人逞其勇必不令大而取小大獸必公者既非一人所制亦非一人所專得所以必公於衆者正欲合夫人之力也獲得也

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王昭禹曰不專取左耳則効功者疑於獲

及所弊鼓皆駢胡楷反車徒皆譟素報反

鄭康成曰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

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克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

駢○易氏曰駢如馬之駢○鄭鏐曰譟譟也書曰前師乃鼓鼗譟亦

謂喜也○易氏曰譟如鳥之譟以示勝

徒乃弊致禽饁于輒反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王昭禹曰冬物成而多可取者衆故以徒為主凡田用火

用車用羅非不用徒也特所主者有異耳○鄭康成曰徒

乃弊徒止也○黃氏曰徒取禽車列陣不動雖戰亦然至

此徒止遂獻禽○鄭康成曰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

以祭四方神於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

是也○易氏曰春社夏祊秋祁不言入獻禽而冬烝獨言

之者以外行致禽饁郊之禮然後獻禽於宗廟故謂之入

○鄭鏐曰此戰勝而歸獻捷於廟社之意也郊言饁獸烝

言獻禽豈用大於郊而用小於廟列而言之則禽獸有大

小之殊合而言之獸亦可謂之禽也

總論

王氏詳說曰田法大率詳於冬狩以文意攷之亦四時所

並用也請以蒐田明之其曰執鼓執鐃而繼之以敎坐作

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者即冬狩所謂中軍以輦令鼓以下

爲一節及三鼓以下爲一節坐作如初乃鼓以下爲一節

是也其曰有司表貉者即冬狩所謂羣吏聽誓于陳前斬

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又曰有司表貉于

陳前是也其曰誓民者即冬狩所謂羣吏聽誓于陳前斬

牲以徇是也其曰鼓遂圍禁者即冬狩所謂中軍以輦令

鼓車徒皆作繼之以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鼓遂圍禁是也苗田獮田一如蒐田但大閱之禮其徒車爲甚備耳

陳及之曰四時教習遠如都鄙皆調發之大都之地去王城五百里則一年四次習於國內比屋竭作歲歲如是而民不亦勞乎大司馬欲盡辨旗物號名之用故併師都郊野言之其實司馬所教者止鄉遂之人也而又通閭之亦不一時俱起王畿之內鄉黨之間皆有習射之地歲時因民聚會而教之則民無道路之苦國家無煩擾之政而民皆精練矣詩云東有甫草駕言行狩建旄設旒搏獸于敖則周制田獵或盡習於東都也蓋宣王以王畿之內東去王城遠甚恐民有來往之苦遂大會于東都所謂因田獵而選車徒也

楊氏曰春秋大閱一蒐五治兵一狩二得禮乎曰何禮哉先王於閒暇無事之日修其軍禮所謂振旅蒞舍治兵大閱之政講焉鼓鐸旗物名號戰法之用熟焉禽獸之害物者與其時之可殺者得焉得之之道又有節焉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得不敢先享必獻於鬼神焉是則先王之時田禮一舉而有六善豈徒好兵而禽獸之獲哉今魯之大閱與治兵蒐狩之舉是未嘗求先王之善意縣師曰掌邦國田役之戒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大宗伯曰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魯之治兵不掌於縣師不受於司馬不同於宗伯此春秋所以不與也林椅曰周家因祭祀而用田因田而教戰王與諸侯軍將之旗鼓特建之以教戰陳之法王與諸侯不必親亦不必成軍也如今教習必立六纛五方旗之類又司馬百步爲

一表為三表則三百步又五十步為一表則三百五十步耳步兵前後左右各二步車易戰之法五車為屯十車為列前後相去三十步左右十六步險戰之法十車為聚十二為列前後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皆半之又隊間容隊曲間容曲度百步一表則可教者僅一旅鄉師出田法于州里遂師審其誓戒都司馬家司馬以國法掌其政學則是一旅以上隨處自講可也至大軍旅則合而用之所謂及師大合軍是矣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易氏曰及者繼事之辭未有師也謂時田以習戰以為用師之備而已○王昭禹曰及師大合軍謂命將或王親征之時○鄭鐸曰大合軍旅非以肆暴也以行禁令所以申明乎九法也以救無辜所以明王者之仁也以伐有罪所

以明王者之義也

若大師則掌其戒令蒞大卜帥執事蒞釁主及軍器

易氏曰若有強梗弗率者貢固弗服者與夫侵犯王略而自干天誅者天子於是親帥六師方伯連帥從焉謂之大師大司馬掌其戒令則方伯連帥以至軍將帥師莫不受

戒令焉

○鄭鐸曰或謂用師則大司馬為大將固當掌號令以指麾六軍此言若於王大司馬惟掌戒令則專治六師之法而已

○鄭康成曰蒞臨也

臨大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下謀是謂參之

○鄭鐸曰大卜作龜之八命一曰征

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

○愚案廟社

主見小宗伯

屬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

主及軍器皆神之

○賈氏曰小子職云釁邦器及軍器使百官之司馬曉之

○李嘉會曰蒞大

卜釁主及軍器惟大師則有之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鄭司農曰致謂聚衆也○黃氏曰致於王也故建大常比軍衆謂各以其黨相聯合也鄭謂鄉師致民於司馬非鄉師致六鄉之民於司徒此當有邦國都鄙甸稍之民稍人受法于縣師作其同徒輦輦帥而至者○賈氏曰司馬而用王之御六軍故司馬用王之大常致衆若王不親則司馬自用大旌致之○王曰鄉師致民以司徒之大旗則司馬致民宜以王之大常矣凡此皆示其致民之命有所受之也○鄭康成曰比校次之也○易氏曰比其伍兩卒旅軍師之全缺也○鄭錡曰誅後至則懲其不率而後期及戰巡陳眠事而賞罰

易氏曰及其成陳而戰也巡其陳之隊伍疏數與夫車徒旗鼓之出入莫不眡之○鄭錡曰巡陳而視其勇怯○鄭康成曰事謂戰功也○王昭禹曰眡其鼓鐸錡鐃旗物車徒坐作進退之事有功者賞逆令者罰也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音越以先愷樂獻于社

鄭康成曰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爲將威也○鄭錡曰軍行必聽同律而鉞者大將所執也有功則執律者示師出以律而取勝也陽六爲律左陽也故左執之鉞所以主殺陰也右亦陰也故右秉之○胡氏曰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孔穎達云殺戮用右手左手仗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舞人所執於事便也○鄭康成曰先猶道也○易氏曰大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愚案此點極是功雖勝大司馬猶執律秉鉞卻行而身先以見有功不伐安不忘危之意○賈氏曰趙商問大司馬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獻于祖與此異鄭荅曰司馬主軍事之功故獻于社大司馬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故獻于祖然軍有功二處俱獻以出軍之時告于祖宜于社故反必告也○王氏詳說獻愷在春官社本義故獻愷在春官○鄭錡曰司馬主九伐之法故獻于社示法於而社也○愚案此說見大司馬樂

若師不功則厭於陟反而奉主車

鄭司農曰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敗於殽

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

賈氏曰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彼差矣當細

反吉冠於武上向內縫之喪冠於武下向上縫之伏冠在武故得

厭伏之名○李嘉會曰厭冠奉主車以歸于廟示有泰於祖矣

非王之故也司馬不能致果以殺敵也故自厭損明已之

威令不伸以致然也不言無功見王師無敗績之理

○易氏

敗而言不功王者之師無敵於天下不特不功而已

鄭康成曰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

樂獻于社先王有其事而無其心厭而奉主車先王有其

禮而無其事

王弼勞老報反士庶子則相息亮反

鄭康成曰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則相王

之禮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

○鄭鐸曰士庶子親征則從王在軍而屬司馬有死者王親弔之司馬相其弔勞之禮以其在軍故也

○王氏詳說曰成周之時其

待士庶子也至有功則飲之食之有不幸之事則弔之勞

之外饗云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烹之事饗士庶子亦

如之是饗之以食也酒正曰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

其酒是饗之以飲也此曰弔曰勞直謂車甲間有不幸之

事

大役與音預慮事屬音燭其植直吏反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

劉氏曰若國有城邑之大役司徒司空計慮其事則與焉

○鄭鐸曰觀左傳宣十一年薦艾獵城沂昭三十二年士

彌牟營成周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凡大工役不可不先慮

其事也大司馬與慮於未興工之前及興工則屬其植工

已畢則受其要始焉慮之既已計其工役之用終焉不可

不會計其效也司農謂植為部曲將吏引左傳云宋城華

元為植

○黃氏曰植版築主帥也

而康成謂植為築城植榦孰是蓋以木之

植者謂之植則植者植榦之木可植於地以築者也築者

以植為主未嘗聞部曲將吏其名曰植者也

○易氏曰植謂築城板榦高博制度

之於司空

始焉慮其事中焉屬其植○黃氏曰先鄭以屬為聚會後鄭謂賦丈尺與其用人數二說蓋相備

終焉受其要

○鄭司農曰要者簿書○易氏曰要謂役人數目功程多寡係焉則受之於司徒則本末纖悉無不

周知然後可以待攷功而行誅賞焉○易氏曰待攷而賞誅必以植要為本

有誅勞者有賞言賞而後誅大役既事行賞為先不得已

而後有誅也○王氏曰大司馬於大役與慮事欲知其故

之可否屬其植欲知人之多寡受其要欲知其功之等差

事成而攷之以行誅賞

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帥師以從王○王昭禹曰諸子之職曰若會同

賓客作羣子從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在司馬也○鄭鐸

士庶子乃宮伯所掌司馬何以掌其政令當攷宮伯之職言邦有大事作宮寮則令之所謂令者作而行之而已必須有統率之人以政令治之可也然則大會同之時令之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

鄭康成曰大射王將祭射于射宮以選賢○鄭鐸曰賓燕

之射用卿大夫為耦惟大射用諸侯以其射禮之尤入故

也觀禮樂者必以射射而有耦則揖遜而進威儀可觀而

射之能否亦易辨也大射六耦皆用諸侯使之同心一德

以尊天子合謀并力以敵王愾也二人為耦二耦同射一

侯則十二人也射人掌以六耦射三侯合其耦者乃在司

馬以其掌九法足以馭諸侯故也

大祭祀饗食音副羞牲魚授其祭

易氏曰大祭祀謂廟享之禮饗食則禮公侯等於廟○鄭

康成曰牲魚魚牲也祭謂尸賓所以祭也○賈氏曰大祭祀授尸

之大饗即少牢云主人主婦尸侑食各一魚加醢祭於其上醢謂魚之反覆者公食大夫亦云授賓祭也若王祭則膳夫之授王祭是

儒謂司馬授之司馬夏官陰氣所起魚水物亦陰類故也
竊謂魚者沉潛深渺之物夏官之政足以及深遠則雖沉
潛隱伏者可得而制之○項氏曰詩曰誰能烹魚易曰包無魚皆以喻民衆司馬掌大師故共魚
魚者易潰之物而不可擾也魚擾之則潰民擾之則離大
司馬之於民作其徒役而用之於師田易以擾之故耳此
祭饗所以命羞魚牲者不擾之意默寓於中

大喪平士大夫

易氏曰平則正喪禮之職與其位也

○賈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士主羣吏王喪不得使司士故司馬

之平

喪祭奉詔馬牲

鄭康成曰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遺奠也奉猶送送之至墓
告而藏之

鄭鍔曰馬則夏官所掌故喪祭奉其牲以詔告乎神

小司馬之職掌

鄭康成曰此下字脫滅札爛又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
識其數者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賈氏曰小祭祀已下皆蒙此小字對大司馬大祭祀之等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易氏曰已上官闕而列於司馬之後者以序官知之也義

見序官

○李嘉會曰若札爛文闕則中間數語併闕可也何乃獨留乃知用兵機

亦不輕以示人秦之圖籍亦然深防人心之流於禍而多變也

今七書百將傳顯微闡輿流布天下其啟人之爭何時而已

愚案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凶軍賓嘉

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藏於大司馬號司馬法若國有師

田之事縣師始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之職

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

置其不欲觀兵蓋如此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九

司勲士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八

賈氏曰軍以賞為先故司勲列職在前○鄭司農曰勲功

也此官主功賞○鄭鐸曰大功之目皆可紀之績獨以勲名官者曰以德

遇案賞功甚急於戰命官則名以勲見

陳君舉曰六功戰居一焉而司勲隸政官何也軍政賞不

踰時屬之他官則司存散隔文告回復而壅底之患生況

有害功者乎

掌六鄉賞地之廩以等其功

鄭康成曰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易氏曰封國

里非六鄉之所能給是六鄉賞地不過與官田牛田收田並列而已以左傳攷之昔鄭

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三命之服先八邑注謂八邑三十二井又討衛疆戚田取衛西

鄙懿氏與孫氏注謂取田六十井此賞等猶差也○鄭鐸曰功有大小

地有美惡頒之之法以功為差而已觀羣臣之功有為王

而立者有爲國而立者有爲民而立者有興事者有致治者有力戰者隨其功而目之因以第其高下而爲之等然後頒以地焉謂之等其功

王功曰勲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

鄭鍔曰王功者輔成王業勤勞王室輔幼孤以嗣王者之緒明王道以成王者之治即是功而謂之勲勲有薰烝之義謂其功之大薰烝宇宙上達于王也周公之有大勲勞是已國功者國爾忘家盡瘁事國凡所施爲無非爲國計者即是功而謂之功功者事有成效之義○劉執中曰謂能左右下若伊尹之相湯十亂之相武王太公之相成王蕭曹之相高祖獨此名曰功蓋人臣立功正以保全王國爲主進而上名以勲功不足道也抑而下則曰勞曰力之類皆不足正名其功也惟爲國而有成者正可謂之

功如九旗皆旗獨熊虎則正名曰旗五侯皆侯獨侯服則正名曰侯之類民功者害爲民除之利爲民興之或便於昔而不便於今則爲民革之或興於前而廢於後則爲民舉之即是功而謂之庸庸者用也用者通變之義治民者貴能通變以盡利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能通變者斯可以爲民功也事功者或從王事或任國事或有所營爲或有所創制黽勉從之不畏其適我也即是功而謂之勞勞有經營艱苦之意也詩人於從王事則歎其賢勞於遠行從政則閔其勤勞任其勞者斯可以爲事功治功者或平水土或辟草萊或任土地或疏導溝洫即是功而謂之力力謂其用力以作爲也記曰小孝用力傳曰小人勞力孟子曰或勞心或勞力極其力者斯可以爲治功矣○王氏曰盡力溝洫是也戰功者戰以伐謀爲上而以伐兵爲下以正合以奇

勝執俘折馘斬將擐旗奏愷而旋者是也即是功而謂之
多多者筭數過人之義人筭其一我筭其十人筭其百我
筭其千出奇無窮人莫能測以多筭勝者斯可以為戰功
矣多之為義惟戰功可稱周平王錫晉文侯曰爾多修扞
我于艱史書周勃之功曰至城下為多當馳道為多皆指
言其戰功而已○黃氏曰戰功居下名之曰多言殺獲已多可止也先王之兵誠用於不得已邪凡是六功各正
其名隨名頒賞賞典重輕自然各適其當別而言之有六
者之殊合而言之總以功名之可也○賈氏曰六者對文為義若散文則通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鄭康成曰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
也○劉迎曰先儒釋典庸器之序官既以庸器為銘功之器何至此遽改銘為名而謂書其名于王旌邪蓋攷之諸經凡言銘者四湯之盤銘衛孔悝之鼎銘嘉量之銘林鍾之銘皆刻而鑄之於器者也今言銘與書為二則銘豈書者邪而止曰凡有功者銘銘之為器有鼎有鍾有烝彝之屬非大常大烝可指名之也死則於
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

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
庭○王氏曰大烝冬之大享當是時百物皆報焉祭有功
宜矣○鄭鍔曰大常之書司常之職也大烝之祭大宗伯
之職也司勳知立功之人當銘則詔之使銘當祭則詔之
使祭銘於大常使與日月同其久也祭於大烝使與祖宗
之神同享乎盛祭也可以見其報之之厚○王昭禹曰必使司勳詔之則以有大功者其

貳藏于司勳故也

大功司勳藏其貳

鄭康成曰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又副於此者以其主
賞○鄭鍔曰秋官司約掌治功之約六功之約宜司約之
所藏也先王之心猶慮夫約之或亂則失報功之心故凡
六功之貳皆藏于司勳故司約亡之其貳可攷於此則記
功之心不替也藏其貳以為賞功之據

易氏曰賞之輕重眊其功此所以爲賞地之政令

凡賞無常輕重眠功

鄭鐸曰賞典之行何常有一定之制或輕或重視其功之大小而已此頒地之法所以盡至公也

若此屬不可爲
常故輕重眠功

鄭康成曰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

○王氏詳說曰周禮所謂三之一者見於大司徒又見於大司馬其說有二初不可槩論夫司馬所謂下地者參之一謂下地授田百畝萊二百畝一年耕之二年休之比一說也○鄭鍔曰賞地非田也田無不可耕之理也有司有不可者二分而二可食則一分可耕之田也大司徒言諸侯之地

說也。○鄭鍔曰：賞地非田也。田無不可耕之理也。有不可者，二分而一可食，則一分可耕之田也。

大司徒言諸侯之地

四百里諸伯之地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謂諸伯受其二
而以一歸之天子此又一說也此所謂頒賞地參之一食
當以大司徒所載之說先鄭謂不以美田爲采邑失之矣
有功之臣賜之以下地豈成周重功臣之本意哉大抵先
王之制外而五等所封之土亦以其餘入於天子公之五
百里其所入者半侯伯所入者三之一子男所入者四之一
內而二等所食之采地亦以其餘入於天子百里之地凡
四都所入者一都五十里之地凡四縣所入者一縣二十
五里之地凡四甸所入者一甸此無他尺地莫非王土耳
惟加田無國正音征

惟加田無國正
征音

鄭鏐曰若有大功旣賞以地又有加賜之田則無國征凡賦役皆免所以優有功而厚報之也蓋賞地在遠郊遠郊二十而三固有征也加田則出於常制之外不敢取其征

非有大功者不足以預此○王昭禹曰國正謂以國法之正而征之與書

之家受田百畝征之則有常法矣加田所以優其功之多又何征之有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鄭鑄曰或謂地

賈又有馬質何耶質人言掌市之牛馬則人民所賈易者也馬質主官府所用者質定其賈而賈之於民

薛平仲曰賞典所以振士氣故司勳之官不可緩馬材所以謹戎備故馬質之官亦不敢後先王於歲時稽鄉遂之牛馬以辨其可任之物馬之在民固無不足之慮而公馬之備闕不以責乎民而取材於公以給之是以有馬質以視其材之高下任之能否賈之多寡由之以別用之緩急由之以定而馬固各適於用矣然馬質宜校人之屬今以中士之卑特先於校人中大夫之尊者蓋掌主馬之政而詳及於六馬者校人之官固在所當重量三馬之材惟急

於戎馬者馬質之官實在所當先先儒謂司馬主軍法序官前後不以尊卑為據直取其事急者居前事緩者居後其有見於此

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音嫁

易氏曰此言市馬之政○王昭禹曰戎馬謂共戎事之馬

田馬謂共田事之馬駑馬者馬之賤而共冗事者也○黃氏曰駑馬

駑後車輜車

○易氏曰物云者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

輶深四尺駑馬之輶深三尺有三寸其用各有等其材各有宜故皆以三物量之有物則有價故謂之質○鄭鑄曰校人所掌者六馬質人以質馬為職只量三物何邪蓋種馬齊馬道馬欲其上善則育其種於國戎也田也駑也三馬所用為甚眾買於民以供用馬質所質者買於民也故既視其三等之物又從而量其尺寸以知其所宜用或可

任以戎者或止為駑以供雜用者量其高下又因以知其

價○黃氏曰種道齊非所給受也受馬者書其賈馬死則更然則馬量三物者非為買馬也疏家謂列職于此為平馬賈非也

綱惡馬

易氏曰此言養馬之政○王氏曰綱謂以縻索維之所以

制其奔踴也○黃氏曰不使擾羣且令受馬者知其性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賈氏曰所受之馬謂給公家之使○王昭禹曰書其齒者書其齒之數書其毛者書其毛之色書其賈者書其賈之直將以防其養視之不謹使以其物償之也○黃氏曰齒則老壯毛則貴賤齒毛各有賈貴賤賈定老壯有進退

鄭司農曰更謂償也○李嘉會曰受馬於官未及旬而死安知非前之所養者失其職必欲後之所受者備償其色

樣得無難乎蓋前者失其養則後者不當受既受而馬死

必後者失職也責其備更則授受之時致養之際必不苟矣若夫旬之外死止以物色相類者入馬至於二旬之外

惟入馬而不拘以物色矣馬質云者如今之馬博士善曉馬病善療馬疾醫治已久知非所養者罪也

鄭康成曰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

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黃氏曰旬之內死全償其賈旬之外以其物償物皮筋骨也不及賈則附益之馬肥瘠容有不入馬耳防抵償也鄭康成曰不償齒賈其外否還其死馬而已

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

黃氏曰此亦頒馬之政○鄭鏐曰馬之駕車欲其如一戎事欲其齊力國事欲其齊足於能行之初則用物以齊之因其所任之輕重以別識其強弱蓋不先以任而齊其行

則駕車之際強弱不等矣

若有馬訟則聽之

易氏曰聽馬訟則養馬市馬之政皆得其平

○黃氏曰訟鄭謂賣買之言相負非

也賣買實則自有主者馬質主領馬之政今有訟則聽之

禁原蠶者

鄭康成曰原再也○王昭禹曰物有異類而同乎一氣相為消長相為盈虛其勢不能兩盛也以天文攷之午馬為絲蠶則馬與蠶其氣同屬於午也辰為龍馬為龍之類蠶為龍之精則馬蠶又同資氣於辰也一歲之中苟再蠶焉則蠶盛而馬衰故原蠶者有禁自非深通乎性命之理者烏能及此

○鄭謂曰蠶者衣之原可蠶之蠶不可禁其再因其再而禁之抑亦先原而衣不患不足○李嘉言曰今東南如充場衣被天下特蠶盛而無馬西北苦寒之地有馬而無蠶蓋可知矣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量猶度也謂以丈尺度地○薛平仲曰有司勲以勵戰士有馬質以謹戰備當陳師鞠旅以俟戰也而軍旅所聚不可不量地之所容以嚴其規畫也於是有量人以量之則節制名分之定而人情誼囂之禁蓋有截然不可干者然不寧惟軍事為然平時申嚴建國之規使內外有定分人心有定守者大抵然也

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宮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

鄭康成曰建立也立國有舊法式若匠人職云○王昭禹曰掌建國之法則以王國為主也○黃氏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三三比之是為方三千里也於是分建侯國畫為九州牧伯之制詳焉其界域則必因其名山大川○鄭鏐曰九州之制其來尚矣量人分而為九此主為建邦國

造都邑而言之司空掌度地以居民欲使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匠人掌營國為溝涂之制則掌其營造之役乃若量人專主其丈尺廣狹之法以此法分國為九州使廣狹各適平則於其中可以容建侯國故也建國則外焉營王國之城郭內焉營王后之六宮又量其前以為朝量其後以為市使往來有道閭里有巷出入有門通利有渠也市朝之地則一夫道巷則或九軌七軌門則或九雉七雉渠則理孫以行水法皆出於此上言分國為九州指天下為國也下言營國城郭指王城為國也量地廣狹以為之制此國之常也或謂建國而營城郭不言營王之寢乃言營后宮何邪蓋君治外則有朝后治內則有宮宮與朝雖有內外其尊則均也康成謂后者王與諸侯其說失之造都邑亦有城郭道巷但制度削小耳其說亦然蓋裁酌其制以

授之也

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王昭禹曰壘謂軍壁舍謂軍舍○劉氏曰六軍之行則營其所次之壘每軍必有市有朝每州一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為軍各有涂道○賈氏曰州師也師皆有以相湊之未必環遠為路而軍社則有常居之

里○李善會曰軍社者社之在軍者也

皆是量人制其廣狹也○王氏詳說曰市朝州涂其

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則外諸侯經涂七軌環涂當五軌野涂當三軌矣內諸侯經涂五軌環涂當三軌野涂當一軌矣市朝之涂

以文意攷之則為三軌○鄭鍔曰營軍之壘舍非徒欲廣狹足以相容又以社主為重所居之處欲其不褻

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

鄭康成曰書地謂方圓山川之廣狹書涂謂支湊之遠近

○鄭鍔曰王者中天下而立欲通道於四方則邦國之地與天下道路所通之涂數凡有支湊之遠近不可不知也

必書而藏於此者以夏官掌九畿之籍而職方氏屬焉量人掌其量度之法宜有其書也

王昭禹曰營之則以制其分域量之則以知其所容書而藏之則以備其攷察所謂建國之法如此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

鄭鍔曰獻之禮始於裸獻王即以肝洗於鬱鬯而燔之制祭於主前以玉角酌元酒以獻尸后亞獻是之謂從獻在朝事之前裸事之後祭之末有加獻故祭之始有從獻以明祭之終始有隆而無殺然九獻之中不以從獻聯數蓋與加獻同意也脯者薄析肉為之也燔者加於火而炙之也○王氏詳說曰正獻之脯見於邊人所謂加邊之實麥艾栗脯正獻之燔見於生民所謂載燔載烈○王昭禹曰從獻者以所獻牲牢為正而以脯燔為從也數者多少之目也量者長短之制也○王昭禹曰物之所共則有數器之所容則有量儀禮所謂脯十挺各長尺二寸是脯之制也燔則不可攷○愚案燔是炙肉祭

祀饗賓皆有從獻之禮所用脯燔有數量存焉使量人制之者先王建官有專而用之亦有因而命之如中車掌路路有鸞之聲因使之鳴鈴以應雞人車僕等萃車以為屏蔽因使之大射共三乏則量人制脯燔之數量者因其掌尺寸量度之法故也

掌喪祭奠窆昌綿反之俎實

王昭禹曰奠謂遣奠窆謂穿土為壙其祭皆有俎實亦必量人掌之者以其制數量故也

凡宰祭與鬱人受古雅反筭又音孫歷而皆飲之

鄭鍔曰祭祀之時又有宰制之禮量人掌量數亦得以飲福記曰宗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夫人贊幣而後君親制祭夫人薦盎此諸侯之禮也陸佃推制祭之節謂諸侯有享牛無求牛故制祭在迎牲之後天子有二牛故裸獻則

制祭諸侯之制祭則謂之制天子之制祭則謂之宰異其
文者所以別尊卑也其義一耳當宰制之時尸既即席祝
乃舉筭角詔妥尸訖事則量人與鬱人受舉筭之餘瀝而
皆飲之所以受神之福也鬱人之言與此同鬱人掌鬯以
求神交神以德也量人制其量數事神以禮也事之如此
其受福也宜均故同飲其筭歷焉者無餘之意以見其受
福之盡也先儒與王安石皆以宰為冢宰失之遠矣王氏
歷而皆飲之受筭傳之他器而皆飲之也鬱人於祭祀達其氣臭以始之量人於祭祀
制其量數以成之二者本末相成皆所以致福而達與以始之者王制量數以成之
者主宰故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筭之卒爵而飲之量人
宰制則與鬱人受筭歷而皆飲之皆飲所以致福者盡矣
○王氏詳說曰案
少牢饋食之禮主人受報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邊受嗇黍
王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量人受筭其亦出房之時歟
以嗇黍受祝以爵受鬱人量人況助祭乎記曰夫祭有界
燂炮翟闔者惠下之道也○愚案受
燂見鬱人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薛平仲曰量人既量地以集師旅之衆當其將戰所以必
其用命者要必有托以申警之故大司馬則曰羣吏聽誓
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而小子亦曰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蓋誓羣吏者司馬斬其牲者則
小子也斬牲者小子共其牲者則羊人也是以小子羊人
次於此焉或曰小子羊人之職皆以祭祀為首非專取乎
軍事不思小子所謂祭祀者必先之以珥乎社稷羊人之
掌羊牲亦曰凡祈珥共其羊牲蓋用師之際量人嘗致嚴
於軍社之所里矣凡軍之不用命者實於是乎戮之此固
二官有托於誓師之先也或者又曰牲之可斬以徇陳者
若不特於羊二職必以羊牲者果何意邪羊之為性嗜死
而不懼人之當戰亦欲見危而授命誓師之際豈不切於

用哉夫有司勲以謹戰功之賞人心蓋知勸於先矣而斬牲以戒其不用命小子又次之於後焉人心於此孰不樂其賞而畏其威哉命官曰小子或誓師者之所稱如曰予小子非但以小事為名也當從識者問之

掌祭祀羞羊肆他歷反羊穀肉豆

鄭司農曰羞進也○鄭鍔曰羊肆者肆解牲體而進之也羊穀者體解折節而進之也肉豆者以羊肉為醢醢之屬置於豆中者也○劉氏曰謂切肉而以豆羞者也○王昭禹曰醢人所謂四豆之實謂以豆盛其所實之醢而進之也先儒云羊肆體薦全烝也或謂祭宗廟不得有全烝謂肆者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初朝踐則有豚解及饋獻則有體解醢尸乃有熟正禮運所謂腥其俎熟其穀者宗廟之祭不得全烝故謂肆為鬻鬻者解也小子所羞者如此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

愚案珥當為珥如小祝所謂珥兵哉祈如小祝所謂祈福祥非鬻事也易氏說見肆師

黃氏曰社稷五祀皆人所依以生者故皆有禱祈之事祭法聯序與宗伯小子同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二曰門曰行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是皆上下通得祭者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祭法七祀宗伯五祀司命泰厲非地類血祭者唯五耳月令四時祀戶竈門行中雷是也○愚案餘見去宗伯

凡沈辜侯禋如羊反飾其牲

鄭司農曰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沈浮辜謂磔牲以祭

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候禳者侯四時惡氣禳去

之

○王昭禹曰沈謂狸沈辜謂擊辜侯謂候福禳謂卻禍遇案沈辜侯禳之義見小祝

○易氏曰飾其牲被之以

文繡謂羊牲也

○黃氏曰飾之以歆神

釁邦器及軍器

鄭康成曰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王昭禹曰軍

器五兵鼓鐸之屬

○易氏曰甲冑戈矛之器

○鄭鍔曰凡物之用釁者皆謂

始成之時也器始成則殺牲以血釁焉小子掌用羊血以

釁也鄭康成引雜記器成釁以豕豚謂此小子之職所釁

者亦用豕豚不知此職所主者羊非豕豚也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

鄭康成曰示犯誓必殺之○鄭鍔曰師田有徇陳之事誅

其不用命者也不用命者皆狼而不率之人令小子斬羊

以示之羊者至狼之物宋義曰狼如羊強不可制者皆斬

之此類是也

祭祀贊羞受徹焉

賈氏曰贊羞若司馬羞魚牲之等此官即贊之受徹謂祭

畢諸宰君婦廢徹之時此官受之

○黃氏曰受徹將割剝而享之

○鄭鍔曰祭

祀之事始則有羞終則有徹羊牲之羞司馬事也始焉羞

則小子贊之終焉徹則小子受之皆職之所掌也故始終

皆任其事○王昭禹曰必使小子以所掌皆事之小故也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王昭禹曰小宗伯毛六牲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而夏官

掌共馬與羊羊之用於禮為多此掌羊牲所以立羊人之

官也

掌羊牲凡祭祀飾羔

易氏曰羊人之共羊牲如牛人共牛牲雞人共雞牲犬人

共犬牲類也未為牲也數官擇其純者而取之於牧人然後命牧人卜其為牲者共之於充人至充人然後謂之牲此言共羊牲以其共而為牲

鄭康成曰羔小羊也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賈氏曰凡牲今言節羔則非正祭是以鄭引詩為證夏二月開冰之時○王氏曰飾羔若禮所謂飾羔鴈者

以續也○王昭禹曰羊人於凡祭祀飾其羊牲而已

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鄭康成曰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首於室○賈氏曰郊特牲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注云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墻下報陽者首為陽也三牲之首俱升此羊人所升故止言羊

凡祈珥共其羊牲

鄭康成曰共猶給也

賓客共其饔羊

王氏曰法羊謂牢禮之法所用也○賈氏曰言法即是依法度多少送於賓館及道路如掌客所出是也

鄭氏曰賓客之來王國饗饋之禮皆以羊為數其供也合於禮法故以法羊言之

凡沈辜侯禋釁積徐賜反共其羊牲

劉迎曰先儒釋侯禋禱祠之祝號則以侯為候嘉慶如祈福祥之屬禋為却凶咎如寧風旱之屬則侯與禋蓋祭矣至釋此沈辜侯禋釁積謂侯四時惡氣而禋去之是以侯禋為一祭也攷之羊人沈則沈豕以祭山川辜則驅辜以祭四方釁則釁邦器軍器積則積燔禋燎○鄭氏曰積故書為釁也是以是而推則侯禋用牲而侯禋去凶者也非二祭乎○

王昭禹曰沈辜侯禋及釁小子掌其事羊人共其牲而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鄭康成曰布泉也○王昭禹曰羊於禮之用為多故牧人或至於無牲則受其買牲之布于司馬使其賈買而共之以羊人之屬有賈二人能知物價者也○鄭鍔曰或謂牲

皆繫于牢芻之三月繫于國門然後可用使賈買之何以
致其誠邪不思牧于牧人者共大祭祀固有國之常典買
牲而共者特沈辜侯禳釁積之事他則不可也

○王氏詳說曰地官牛人夏官
羊人牛羊之用廣矣牛人之職祭祀有享牛求牛賓客有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有
膳羞之牛車事有犒牛喪事有奠牛會同軍旅行役有兵車之牛而羊人所謂羊牲者
祭祀不過飾羔祈珣沈辜之事不過羊牲賓客
不過法羊而已此牛為大牢而羊為少牢也

司燿古煥下士二人徒六人

薛平仲曰司燿之職特掌行火之政令以救時疾序官必
次于此何哉觀韓詩外傳有曰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
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知司馬之政蓋通于天道矣
○鄭鍔曰或謂秋官有司烜之職夏官有司燿之職俱掌
火也何以分為二蓋司烜之取火也以夫燧用金錫為之
西方之物也故屬於秋官司燿之行火也觀大火之星出
沒以示民使民觀出內之時而用火夏令行於南方盛德

在火尤為可見故屬于夏官此其所以異

○愚案餘說
見司烜氏

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鄭康成曰行猶用也○鄭鍔曰政令或因時而用因時而
藏○鄭康成曰變猶易也○鄭鍔曰火久而不變則炎赫
暴燄陽過乎亢以生癘疾隨四時而更變之變之之法則
鑽鑕而改之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櫟
冬取槐檀四時各鑽一木時運而往火變而新用諸烹飪
之間使之資以養生故疾不作

○王昭禹曰火之為物灼之則以燭以
燄燄之則以烹以飪逆而用之則強弱
相勝而氣無以為均順而變之則休廢相治而疾以之救陽之盛則養陰之弱以抗其
強陰之盛則用陽之強以救其弱使民常得陰陽之正氣而不溺於一偏斯能受正命
以生死聖人善救人
之道於此乎可見矣

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鄭鍔曰東方七宿心為大火出於夏之三月其位在辰伏
於夏之九月其位在戌戌為火伏之位辰為火出之方古

之火正或食於味以出內火其或出或內皆視天之大火

伏見以為節

○薛氏曰火之象在天既有伏見之時火之用在人亦有出內之節傳曰火見於辰故自辰至巳其方為火所王當是時雖烈山焚

禁不禁也何則因其王而出之以宣其氣耳傳曰火伏於戌自戌至亥其方為火所休當是時雖鑠金燒雉不為也何則因其休而內之以息其氣耳或者徒泥於出內之文謂火者民事之大者也季春則出之始用季秋則內而不幾於廢民事乎且出火於季春非謂季春之時始用火也其舊火而順適其陰之氣也司燿所謂四時變其出內之火宮正所謂春秋修火禁者修其內出之禁尚何季春始用而季秋不用乎昔子產鑄刑書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辭焉是不知先王出火之制也陳及之曰季春出火民咸從陳火朝覲矣道弗而不可行是不知先王出火之制也陳及之曰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互言之也先內舊火而後出新火春秋皆然也古者五行之官掌金木水火土火盛則制之衰則長之後世世失其官官失其職故冰有泛濫之患火有焚燎之害木不盛大土多墮墮墮金不從革無復先王之盛矣而區區究其末流其能已乎

時則施火令

易氏曰施火令謂施四時變國火之令○鄭鍔曰宮正司

烜皆謂之修火禁此謂之施火令者修則修其舊法使不

廢施則施其新令使人從也

凡祭祀則祭燿

賈氏曰祭燿祭老婦也則此祭燿謂祭先出火之人○王氏曰燿火

燿故祭焉

○鄭鍔曰先王於有功之人未嘗忘報如先農先

蠶先卜皆有祭也而況鑽木出火以教人者乎

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鄭鍔曰國中失火則有延燒比屋之憂野中焚萊則有焚

及山林之害大則有刑小則有罰亦權罪之輕重而加之

耳或謂春田則焚萊而司燿有焚萊之禁何也先儒謂春

田用火之後擅放火則有禁罰吾以為焚萊者國蒐田之

時野焚萊則民無故而自焚不得不為之禁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四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十八
月不言義義四一
王安

